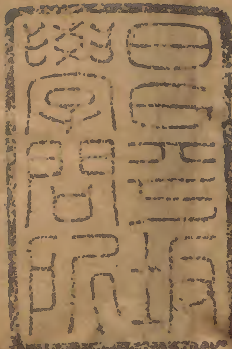


文獻通考

七十一之二

郭社

二十九



內閣文庫			
函			漢書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函	二	四	漢書
架	三	〇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430	
冊數	120	(30)	
函號	294	3	

政書五号



獻通考卷之七十一

鄴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郊社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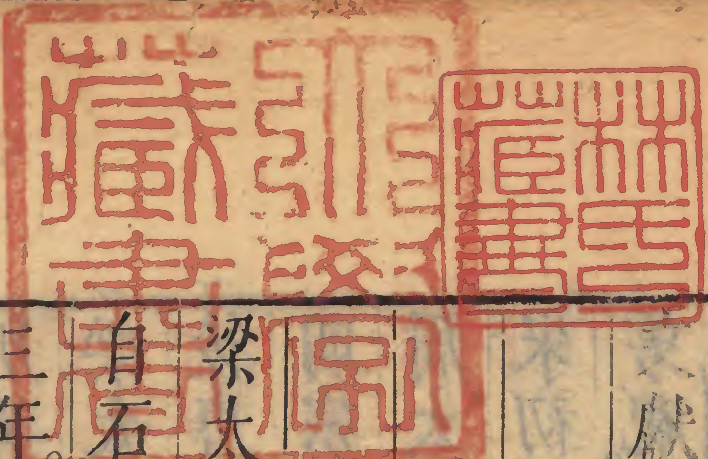
漢書文庫

梁太祖開平二年十一月自東京赴洛都行郊天禮
自石橋備儀仗至郊壇

三年正月以河南尹張宗奭為南郊大禮使

為之今用河南尹克非常例也

周太祖廣順三年九月太常禮院奏准勅定郊廟制
度洛陽郊壇在城南七里丙巳之地園丘四成各高



八尺一寸。下廣二十丈。再成廣十五丈。三成廣十丈。四成廣五丈。十有二陛。每節十二等。燎壇在泰壇之丙地方一丈。高一丈二尺。開上南出戶方六尺。請下所司修奉。從之。時周太祖將拜南郊故修奉之。

梁太祖南郊二開平三年正月二十四日其年十一月二日

後唐莊宗南郊一同光二年二月一日

明宗南郊一長興元年二月二十一日

周太祖南郊一顯德元年正月一日

宋初因唐舊制。每歲冬至圓丘。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季秋太享。凡四祭。昊天上帝親祀。則并皇地祇

位。作壇於國城之南薰門外。依古制四成十二陛。三壝。設燎壇於內壇之外丙地。高一丈二尺。又設皇帝更衣大次於壇外。東壝東門之內。道北南向。太祖皇帝乾德元年十一月甲子。親郊。奉宣祖配。大赦改元。

先是詔以冬至有事南郊。有司言冬至乃十一月晦前一日。皇帝始郊。不應近晦。乃改用十六日甲子。太常博士和峴言祭不欲數。今十一月十六日。親祀南郊。請權停二十九日南至之祀。從之。十三日。上宿齋于崇元殿。翌日服通天冠。絳紗袍。執鎮

主乘玉輅由明德門出。群臣夾侍。鹵簿前導。赴太廟。五鼓朝享禮畢。質明乘輅赴南郊。齋于帷宮。上初詣太廟乘玉輅。左諫議大夫崔頌攝太僕。上問儀仗名物甚悉。頌應對詳敏。上大悅。十六日服袞冕執圭。合祭天地于園丘。以皇弟開府尹為亞獻。興元尹光美為終獻。將升壇。有司具黃褥為道。上曰。朕潔誠事天。不必如此。命徹之。還宮。將駕金輅。顧左右曰。於典故可乘輦否。對以無害。乃乘輦。壬申。以南郊禮成。大宴廣政殿。號曰飲福。自是為例。五代以來。宰相為大禮使。太常卿為禮儀使。御史

中丞為儀仗使。兵部尚書為鹵簿使。京府尹為橋道頓遞使。宋制大禮頓遞如舊。而大禮使或以親王為之。又專以翰林學士為禮儀使。其儀仗鹵簿使或以他官充。是年司徒兼侍中范質為南郊大禮使。翰林學士承旨禮部尚書陶穀禮儀使。刑部尚書張昭鹵簿使。御史中丞劉太溫更儀仗使。皇弟開封尹光義橋道頓遞使。太平興國元年始鑄五使印。

右林葉氏曰。南郊五使唐制甚詳。考於會要。纔見長慶後。有以太常卿為禮儀使。御史中丞為大禮使。爾不知禮儀大禮。何以為別也。其以宰相為大禮使。兵部尚書為禮儀使。御史中丞為

儀仗使。兵部尚書爲鹵簿使。開封尹爲橋道使。者。蓋後唐之制。故本朝用之。但改太常卿爲禮儀使。爾。太常卿既不常置。而中丞兵部官或闕。則例以學士及他曹尚書侍郎代之。大禮掌贊相。鹵簿掌儀衛。橋道掌頓遞。禮儀掌禮物儀仗。無正所治事。但督察百司。不如禮者而已。真宗東封西郊。嘗專用輔臣。天禧後罷。至元符初。始召並用。執政遂著爲令。

長編通攷曰。恭攷太祖南郊凡四。自後宿齋朝享儀禮降赦。率如初。惟開寶四年。始用繡衣鹵簿。先是大駕鹵簿。衣服旗幟。止以五綵繪畫。至是盡易以繡。九年。以江表底定。方內大同。用申報謝。乃幸西京。以四月有事于南郊。先是霖雨彌旬。及赴齋宮之日。雲物晴霽。觀者如堵。咸相謂曰。我輩少逢亂離。不圖今日復覩太平。天子儀衛皆相對感泣。

又攷鹵簿凡四等。大駕。法駕。鑿駕。黃麾仗。大駕郊祀。籍田。薦獻玉清昭應景靈宮。用之。

按梁太祖始建都于汴。然郊壇則在洛都。開平二年十一月。南郊。帝自東京至洛都。行禮。

自石橋備儀仗至郊壇。三年正月。以河南尹張宗奭爲南郊大禮使。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帝祀南郊。初梁均王將郊祀於洛陽。聞楊劉陷而止。其儀物具在。至是張全義請上亟幸洛陽謁廟畢。卽祀南郊。從之。然則梁唐行郊祀。皆在洛陽。國初始作郊壇於國城南薰門外。開寶九年。詔曰。定鼎洛邑。我之西都。燔柴泰壇。國之大事。今江表底定。方內大同。祇遘景靈。用申報謝。乃眷西顧。郊兆存焉。將飭駕以時巡。躬展誠於陽位。朕今幸西京。以四月

有事于南郊。宜令有司。各揚所職。以是觀之。藝祖親郊凡四。獨是歲行之於洛陽。然凡郊必以陽至之月。獨是歲以四月。乃是行大雩之禮。蓋本非藝典。帝以洛都元有郊兆。是年又有欲徙都于洛之意。故因西幸而特行其禮云。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十一月丙申。郊奉太祖配。國初以來。南郊四祭。及感生帝皇地祇神州凡七祭。並以四祖迭配。而太祖親郊者四。並以宣祖配。上卽位。以宣祖太祖更配。是年合祭天地。始奉太

祖升侑焉。雍熙元年。郊。扈蒙定禮奏言。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請以宣祖配天。太祖配上帝。乃用其議。識者非之。淳化四年。禮儀使蘇易簡上言。按唐永徽中。以高祖太宗同配上帝。欲望親祀郊丘。奉宣祖太祖同配。其常祀孟春祈穀。孟冬神州。季秋大享。以宣祖崇配。冬至圓丘。夏至北郊。孟夏雩祀。以太祖崇配。從之。

淳化三年。禮儀使言。皇帝親郊。故事在京。并去圓丘十里。內神祠。及所過橋道。並差官致祭。而獨遺太社太稷。文宣武成王等廟。今請事出宮前一日。遣官致

祭。從之。

至道三年十一月。時真宗已卽位。有司上言。冬至祀圓丘。孟夏雩祀。夏至祭方丘。請奉太宗配。上辛祈穀。季秋大享明堂。奉太祖配。上辛祀感帝。孟冬祀神州地祇。奉宣祖配。其親郊圓丘。奉太祖太宗並配。詔可。大中祥符四年。職方員外郎判太常禮院孫奭言。準禮。冬至祀圓丘。有司攝事。以天神六百九十位。從祀。今惟有五方上帝。及五人神十七位。天皇大帝以下。並不設位。且太昊勾芒。惟孟夏雩祀。季秋大享及之。今乃祀於冬至。恐未叶。宜詔兩制。及崇文院詳定。翰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一
林學士晁迥等言按開寶通禮圖立有司攝事祀昊天配帝五方帝日月五星中外官衆星總六百八十七位雩祀大享昊天配帝五天帝五人帝五官總十七位方丘祭皇地祇配帝神州嶽鎮海瀆七十一位今司天監所設圓丘雩祀明堂方丘並十七位卽是方丘有嶽從祀圓丘無星辰而反以人帝從祀參詳故事實爲闕典望如輿所請以通禮神位爲定其有增益者如後勅奏可

景德三年崇文院檢討陳彭年言禮記月令正月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帝註云爲上帝祈穀郊祀昊天上帝又春秋傳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蓋春氣初至農事方興郊祀昊天以祈嘉穀故當在建寅之月迎春之後矣自晉泰始二年始用上辛不擇立春之先後齊永明元年立春前郊議者欲遷日王儉啓云宋景平元年元嘉六年並立春前郊遂不遷日其後吳操之又云應在立春後然則左氏所記啓蟄而郊乃三代彝章百王不易王儉所啓郊在春前乃後世變禮經籍無聞載詳月令正月元日祈穀則明在正月之辛左氏啓蟄而郊郊而後耕則明在立春之後參較其義煥然無疑來年正月十日立春三日上辛祈

穀斯則襲王儉之未議。違左氏之明文。禮有未安事當從古。

乾興元年。真宗崩。詔禮官定遷郊祀配帝。乃請孟春上辛祈穀。孟冬祭神州地祇。以太祖配。孟夏雩祀。冬至祀昊天上帝。夏至祭皇地祇。以太宗崇配。上辛祈感生帝。以宣祖配。季秋大享明堂。以真宗崇配。皇帝親祀郊丘。以太祖太宗崇配。奏可。

故事三歲一親郊。不郊輒代以他禮。慶賞與郊同。而五使皆輔臣。不以官之高下。天聖二年。翰林學士領儀仗。御史中丞領鹵簿。始用官次。

天聖五年十一月癸丑郊。以翰林學士宋綬攝太僕陪玉輅。上問儀物典故。綬占對辨給。因使綬集群官撰集天聖鹵簿圖記上之。禮儀使請郊後詣玉清昭應景靈宮。詔郊前享景靈。近臣奏告。玉清昭應擇日恭謝。大禮使王曾請節廟樂。帝曰。三年一享。不敢憚勞也。三獻終。增禮生七人。各引本寶。太祝升殿徹豆。三日又齋長春殿。謝玉清昭應宮。

沈氏筆談曰。上親郊廟。冊文皆曰。恭薦歲事。先景靈宮。謂之朝獻。次太廟。謂之朝享。末乃事于南郊。予集郊式。時曾預討論。常疑其次序。若先

爲尊則郊不應在廟後。若後爲尊則景靈宮不應在太廟之先。求其所從來。盖有所因。按唐故事。凡有事于上帝。則百神皆預遣使祭告。唯太清宮太廟。則皇帝親行。其冊祝皆曰。取某月某日有事于某所。不敢不告。官廟謂之奏告。餘皆謂之祭告。唯有事于南郊。方爲正祠。至天寶九載。乃下詔曰。告者。上告下之詞。今後太清宮宜稱朝獻。太廟稱朝享。自此遂失奏告之名。冊文皆爲正祠。

揚氏曰。愚按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彌宮。䟽

引禮器。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禴宮。爲證禮器。註云。魯以周公之故。得郊于上帝。先有事於禴宮。告后稷也。夫有事謂告祭也。郊事至重。又尊祖以配天。故先告于祖而受命焉。乃卜日于禴宮。自此以後。散齊七日。致齊三日。齊戒以神明其德。將以對越上帝。此則古禮然也。太祖皇帝乾德六年十一月。初行郊祀。先是十三日宿齋于崇元殿。翌日赴太廟。五鼓朝享禮畢。質明乘玉輅赴南郊。齋于帷宮。十六日行郊祀禮。夫五鼓朝享于太廟。質明乘輅赴南郊。齋

于帷宮又二日而郊祀。此則不拘古禮以義起之。深得古人告祭于太廟之意。而又不失乎致齋之嚴也。其後有司建明。或失其中。仁宗天聖二年八月。太常禮院言南郊合行薦告之禮。望降所用日。詔將來玉清昭應宮景靈宮太廟同日行禮。後五年。禮儀使劉筠奏曰。天聖二年南郊制度。皇帝自大安殿一月之內。數次展禮。萬乘之陟降爲勞。百執之駿奔不暇。欲乞將來南郊禮畢。別定日詣玉清昭應宮景靈宮行恭謝之禮。夫劉筠之請。蓋欲避一日頻併之勞也。然薦告者郊前之禮也。恭謝者郊後之禮也。劉筠欲易郊前薦告之禮爲郊後恭謝之禮。蓋亦以玉清昭應景靈宮非禮之正。不欲指言其事。故爲是婉辭以達意也。景祐五年十月。侍講賈昌朝言朝廟之禮。本告以配天享侑之意。合於舊典。所宜奉行。其景靈宮朝謁。蓋沿唐世太清宮故事。有違經訓。固可改革。欲望將來朝廟前未行此禮。候郊禮畢。詣景靈宮謝成如下。元朝謁之儀。所奠尊祖事天禮簡誠至。夫昌朝之說。卽劉筠之說也。然劉筠之議。婉而明。不若賈昌

朝之言嚴而正

岳氏愧郊錄曰。珂前辨南北郊妄意以禮之大者與常禮異。折衷古今以俟博識及考。元豐六年十月庚辰。太常丞呂升卿所奏。則先漸變郊。當時亦嘗有議之者。反覆其論。可謂至當而迄不見於用。則盖有弗便乎。今雖欲力行。不可得也。珂故因是而發其餘論焉。升卿之言曰。近以郊祀致齊之內。不當詣景靈宮及太廟朝享。遂具奏。伏闕止罷。景靈宮諸處朝謁。而天興殿及太廟朝享如故。臣伏以郊丘之祀。國之大事。有

天下者。莫重乎享帝。臣歷考載籍。不聞爲祀天致齋。乃於其間。先享宗廟者也。獨有唐天寶之後。用田同秀之言。立老子廟。號曰太清宮。是歲將行郊祀。以二月辛卯。先躬享焉。祀用青詞。饋用素饌。甲午。又親享于太廟。丙申。乃有事于南郊。終唐之世。奉而行。莫知其非。雖論者以爲失禮。然考其初致齋之日。乃辛卯。享于太清宮。至丙申。殆且五日。乃得雍容休息。以見上帝也。今陛下致齋三日。其一日於大慶殿。而用其三日。三行禮焉。古之大祀。未有不齋三日。而敢與神

明交者。故經曰。齋三日。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蓋先王之於祭祀之齋。如此其謹也。今陛下行禮於天。與殿。纔齋一日。爾其之太廟。與郊宮也。前祀之一日。皆嘗用之矣。謂之一日之齋。尚非全也。夫用一日之齋。以修大祀。未見其可。况非全日乎。於以奉宗廟。則齋之日不足。於以事上帝。則齋之儀不專。陛下恭嚴寅畏。三歲一修大禮。將以受無疆之休。其爲致齋者。乃如此。殆未稱昭事之意也。今太廟歲有五大享。皆如古矣。又於郊祀。復修遍享之禮。此爲何名乎。論者曰。宗廟之禮。未嘗親行。故因郊祀。恭展薦獻。臣曰。不然。唐太宗時。馬周言曰。陛下自踐位。宗廟之享。未嘗親事。竊惟聖情。以乘輿一出。所費無藝。故恐孝思。以便百姓。遂俾唐史不出。所費無藝。故恐孝思。以便百姓。遂俾唐史不出。書皇帝入廟。何以示來葉。良謂此也。且人主於宗廟之享。自當歲時躬修其事。其不親享者。蓋後世之失禮也。今日必因郊禮以行之。則義尤不可。夫因者。不致專之謂也。七世聖神。儼在清廟。朝廷不特講歲時親行之禮。而因以享之。此非臣之所聞也。臣愚以謂今郊禮宜如故事。致

齋於大慶殿二日。徑赴行宮。其宮廟親享。並乞寢罷。或車駕必欲至太廟。卽乞止告太祖一室。以侑神作主之意。撤去樂舞。以盡尊天致齋之義。其天興朝享。乞更不行。請如新降朝旨。俟禮畢而恭謝。伏請繼今日以往。別修太廟躬祀之制。歲五大享。乘輿親臨其一焉。仍望自今歲臘享爲首。於明年行春祠之禮。禴與烝嘗。自次年以敘終之。每遇行廟享之時。則罷景靈宮一盃朝謁之禮。廟享致齋。乞於內殿。出入如常儀。如此則祀天享親。兩得其當矣。珂按先廟後郊。蘇

文忠軾嘗引書武成證爲周禮。而珂固疑其卽變禮以爲常矣。升御謂古之大祀。未有不齋三日而敢與神交者。考之武成。厥四月丁未祀于周廟。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雖禮之變。猶必歷三日而後柴望。則升御之言。豈非明據。然珂謂升御之論廟享。歲五大享。而臨其一。乃殺禮也。非備禮也。行廟享之時。則罷景靈宮一盃朝謁之禮。廟享旣與景靈宮迭用。且致齋內殿。出入如常儀。乃常禮也。非大禮也。夫天地大祭也。祖宗大祭也。隆禮備物。不可偏廢。其勢必如

任宗禘享之制始合於禮之宜。夫嘉祐之行禘也。以代三年之郊也。輅而齋。冕而事。門而肆筥。皆郊制也。前乎元年。恭謝乎大慶。後乎七年。大享于明堂。則四年之禘。適三年之中也。如升。卿言。是以常禮享祖宗。而以大禮祀天地也。若每歲而入廟。又三歲而出郊。禮有隆而無殺。知其必不能也。知乎此。又益知乎南北郊之不可以兼舉也。分郊而祭。舍升。卿之說。則太廟原廟之享。不知其存乎否也。苟存也。則先南郊祀之。先北郊則祀之。祖宗之祭二。而天地之祭一。祖宗

三歲而徧。天地六歲而徧。以卑踰尊。不可也。苟廢也。則原廟恭謝之制。就可如升。卿之說。而太廟則不可以乏享也。享不可以殺禮也。是又於何時增此一郊耶。其疏其數。將於此乎。益無統矣。

按三歲親郊。而所祭者凡三。一曰祀原廟。二曰祀太廟。三日詣圓丘。行禮。此禮始於唐。而宋因之。楊氏所引劉筠賈昌朝之說。則以為前二日之享廟。告祭也。岳氏所引。升。卿之說。則以為前二日之享廟。正祭也。然以愚觀

之以爲告祭。則其禮太過。以爲正祭。則其禮無名。蓋登極立太子冊后。上祖宗徽號之類。皆典禮之重大而希罕者。若三歲一郊。則事天之常禮耳。今登極等告祭。未嘗親行。而獨於三歲郊祀。則親舉告禮。此所謂太過也。春禴夏禘。秋嘗冬烝。三歲一禘。五歲一禘。皆歷代相承宗廟之大祭。今此諸祭。未嘗親行。而獨於三歲郊祀之前。特創一祭。此所謂無名也。蓋近代以來。天子親祠。其禮文繁。其儀衛盛。其賞賚厚。故必三歲始能行之。而郊祀所及者。天祀百神。與所配之祖而已。於宗廟無預。故必假告祭之說。就行親祀宗廟之禮焉。於事則簡便矣。謂之合禮則未也。

景祐二年十一月乙未郊。三聖並侑。先是禮院言太祖太宗真宗三廟。皆萬世不遷。至於南郊。以太祖定配。二宗迭配。將來皇帝親祠。且請以三聖皆侑。上顯對越之盛。次伸適追之感。此後迭配。還如前議。歲時常祀。則至日圓丘。仲夏皇地祇。配以太祖。孟春祈穀。夏雩祀。冬祭神州。配以太宗。孟春感生帝。配以宣祖。季秋大享。配以真宗。先是上親製郊廟樂章二十一

曲財成頌體。告于神明。詔宰臣呂夷簡等。分造樂章。參施詳祀。

禮院言周官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說者以爲祀昊天上帝亦然。大次在壇壝外。猶更衣幄。小次在壇側。今所未行。按魏武帝祠廟。令降神訖。下階就蕞而立。須奏樂畢。似若不愆。烈祖遲祭不速記也。故吾坐俟樂闋送神乃起耳。然則武帝坐俟容須別設。近次與周官義符。請設小次於皇帝板位。少東。每獻畢。降壇。若殿就小次。俟終獻徹豆。復就板位。其後有司又言郊廟尊罍數皆準古。而不

實三酒五齊。明水明酒。有司相承。名爲看器。郊廟天地配位。惟用祠祭酒。分大中祠位二升。小祠位一升。止一尊酌獻。一尊飲福。宜詔酒官依法制齊。酒分實罍。有司取明水對明酒。實於上尊。禮官以爲鄭氏註周禮五齊三酒。惟引漢時酒名擬之。而無制造法。乃仍舊用祠祭酒一等。壇殿上下尊罍。有司毋設空器。並如唐制。以井水代明水。明酒正配位。酌獻飲福。舊用酒二升者。各增升。從祀神位。用舊升數。實諸尊罍。

岳氏愧郊錄曰。珂之仕中朝。屢攝官涖祠祭。每

見尊彝之設五齊有其名而實無之。惟將事則
取具天府。蓋止一色公醞耳。聞之容臺吏。尊幕
之下率多空。惟一尊僅實。祗勺以共祭。他日又
攝。光祿丞得筮祭贊。閱視酒饌。又攝太官令躬
酌酒實爵。得窺其中。蓋皆如言。則其初點饌之
際。執事者徒再倡酒齊之目而已。於以驗其名
殊而實一也。嘗讀周禮正義。頗疑醞法不明。古
制難復。考之通鑑長編。元豐六年十月甲申。光
祿卿呂嘉問言。光祿掌酒醴。祠祭尊罍相承。用
法酒庫三色法酒。以代周禮所謂五齊三酒。恐

不足以上稱陛下崇祀之意。近於法酒庫內酒
庫以醞酒法式考之。禮經五齊三酒。今醴酒其
齊冬以二十五日春秋十五日夏十日撥醴瓮
而浮蟻湧於面。今謂之撥醴。豈其所謂泛齊耶。
接取撥醴其下齊汁與宰相將。今謂之醴芽。豈
其所謂醴齊耶。既取醴芽置筭其中。其齊葱白
色入焉。今謂之帶醴酒。豈其所謂盎齊耶。冬一
月春秋二十日夏十日醴色變而微赤。豈其所
謂緹齊耶。冬三十五日春秋二十五日外撥開
醴面觀之上清下沉。豈其所謂沈齊耶。今朝廷

因事而醞造者蓋事酒也今踰歲成熟蒸醞者
蓋昔酒也同天節上壽燕所供臘醅酒者皆冬
醅夏成蓋清酒也此皆酒非所謂齊也是知齊
者因自然之齊故稱名酒者成就而人功爲多
故享神以齊養人以酒竊恐典禮如此又司尊
彝曰醞齊縮酌盎齊沉酌依經傳則泛齊醴齊
以事酒和之用茅縮酌其盎齊緹齊沈齊則以
清酒和之不用茅縮酌如此則所用五齊不多
而供具亦甚易蓋醞酒料次不一此五種者成
而皆自然伏望聖斷以今之所造酒與典禮相

詳審或不至差謬乞自今年郊廟共奉上批嘉
問論證似有理趣今宗廟所實尊彝酒齊未備
就且如其說用之於理無害然則當時蓋嘗施
用而又前乎慶曆後乎大觀皆經講明其理後
記彌文授容交與並修要必不廢特建炎南渡
之後有司失其職耳非故事也祖宗慈祀存古
之意最爲嚴重是說其有稽焉

又曰慶曆元年十月十五日同判太常寺呂公
綽言按開元禮崇祀錄昊天上帝皇地祇六樽
太樽爲上實以沈齊著樽次之實以醴齊犧樽

次之實以醴齊壺樽次之實以沈齊山罍爲下
實以三酒配帝蓋樽爲上實以沈齊犧樽次之
實以醴齊象樽次之實以盎齊土罍爲下實以
清酒皆加明水明酒實於上罇五方北極天皇
大帝神州地祇大明夜明太樽實以沈齊五星
十二辰河漢象樽實以醴齊中官壺樽五方山
林川澤唇樽竝實以沈齊外官概樽五方丘陵
墳衍原隰散樽並實以清酒衆星散樽實以旨
酒皆用明酒各實於上樽宗廟每室設筭彝黃
彝著樽之上樽皆實以明水黃彝實鬱鬯著樽

實以醴齊。又司烜氏以鑑取明水於月。鄭康成
云。鑑類取水者。世謂之方諸。取月之水。欲得陰
陽之潔氣也。臣謹以古制考五齊三酒。卽非難
得之物。將來郊廟祭享。宜詔酒官。依法制齊酒。
分實罇罍。仍命有司取明水對明酒。實於上樽。
或陰鑑方諸之類。未能猝辨。請如唐制。以井水
代之。下博士議而奏曰。北郊廟祠祀壇殿上下
所設罇罍。惟酌獻飲福二樽。實以祠祭酒。餘皆
徒設器。而不實以五齊三酒。明水明酒。誠於禮
爲闕。然五齊三酒。鄭康成註周禮。惟引漢時酒

名擬之。而無製造之法。今欲仍舊用祠祭酒一
等。其壇殿上下樽罍。有司不得更設空器。其明
水明酒。並以井水代之。其正配逐位酌。獻飲福。
舊用酒二升者。各增二升。從祀神位。並用舊升
數。實諸樽罍。配以明水明酒。從之。既日。從其請
則自慶曆以來。雖欲用之。而不能詳其法矣。此
元豐呂嘉問之請。所以有爲而發也。還攷元豐
元年。七月二日。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古之
祭祀。以五齊薦諸神。以三酒酌諸臣。其用不同。
今尊雖具。均以法酒實之。而無清濁厚薄之異。

是名物徒存。而亡其實也。再詳五齊。鄭氏以爲
醴味與酒味異。其餘四齊。味皆似酒。祭祀必用
五齊者。至恭不尚味。而貴多品也。若三酒。則人
所飲也。事酒爲有事而新作者。卽今卒造之酒。
昔酒久醞乃熟。故名以昔。二者色皆白。清酒久
於昔酒。故色清而味厚。欲令法酒庫內酒坊。以
見造到逐色酒實之。從之。則三酒當時尙未備。
五齊固可從而知。不知公弼之奏。已後復曾講
明否。禮文之所言。乃在嘉問奏論五年之先。則
遐想中間。酒齊醞法之不講。亦云久矣。珂前記

空尊似出有司之吝。考之宣和三年七月二十
二日尚書省言潭州奏春秋上丁釋奠并祭社
稷風雨師等合用尊齊酒醴。政和中儀曹曹洪
攷三禮圖尊受五斗之制。遂每樽用其數。以一
歲計之。至用酒六百六十八石。委是虛費。今在
京釋奠。正配位每尊設酒二升。從祀每位五合。
乞下諸路州軍依此從之。則在承平時尊已不
盈矣。慶曆公弼之言。有司相承。名爲有器。則雖
盡空其尊。固無恠云。宣和之有司。猶有取於節。
今祠祭廼不然。尊固皆有酒可實。特先期緘餅

缶以均奉祠者。臺阜無遺焉。是上不以費斲。而
下廼以私取。不可之大者也。

嘉祐七年春。詔南郊奉太祖定配。
先是諫官楊畋論水災。繇郊廟未順。下禮院。禮院
言對越天地神無二主。唐垂拱中始用三祖同配。
至開元親享。遂罷之。皇祐詔書南郊三聖並侑。後
五疊配未幾復並侑。爲定制。雖出孝思。然頗違禮經。
下兩制議從之。

英宗治平二年。合祭天地于南郊。以太祖配。故事皇
帝將就版位。祠官回班向皇帝須就位乃復。侍臣跪

讀冊。至御名則興。至是詔以尊奉祠勿回班及興時。出公著攝太僕卿參乘。為上言仁宗親祠徹黃道以登。虛小次不入。上皆循用之。

正月上辛祈穀。慶曆用犢一。羊二。豕一。其日祀感生帝。羊二。豕二。正配簋籩俎各增為二。前一日太祝讀祝。視祭玉。餘如冬至攝事。三獻終。禮生引司天監壘洗升。請四方帝神位上香奠幣爵。并行一獻再拜復。治平二年。禮院言準閤門儀制。祀天地致齋。皇帝不遊幸作樂。緣壽聖節在致齋內。若用慶曆元年。嘉祐七年。元會例。更用中辛。當在十六日。又十四日。例請

慈孝等寺。集禧觀行禮觀燈作樂。若遣官攝事。無不聽樂。元日朝會壽聖節。多與上辛相近。常改用中辛。非尊事天神之意。嘉會合禮。又不宜徹樂。因詔遇元正御殿。聖節上壽。雖在上辛。祠官致齋日。亦用樂大宴。移日。或就賜。

神宗熙寧元年。詔令兩制以上。至臺諫官與太常禮院同詳定。今年冬至當與未當親行郊禮。

翰林學士承旨王珪上議曰。按王制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傳謂不敢以屨廢也。是則居喪而可得見天地也。春秋禧公三十三

年。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
禘於廟。杜預以謂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
常祀自當如舊。是則居喪而可得見宗廟也。周公
稱商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子張疑之。以問仲尼。仲
尼答云。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高宗不云。服喪三
年。而云諒闇三年者。杜預又謂古者天子諸侯。三
年之喪。既葬而服除。諒闇以居心喪。不與士庶同
禮也。然則服除之後。郊廟之祭。可勿舉乎。南齊以
前人君嗣位。或仍前郊之年。或別自爲郊。下有司
議而王儉乃援晉宋以來。皆改元卽郊。而不用前
郊之年。自漢文以來。皆卽位而謁廟。至唐德宗以
後。亦踰年而行郊。况本朝景德二年。真宗居明德
皇太后之喪。既易月而服除。明年遂享太廟。而合
祀天地於圓丘。伏請皇帝將來冬至。躬行郊廟之
禮。其服冕車輅儀物音樂。緣神事者。皆不可廢。詔
恭依典禮。其車服儀物。除神事外。令太常禮院詳
定以聞。禮院看詳。欲乞除郊廟。及景靈宮禮神用
樂外。所有鹵簿鼓吹。及樓前宮架諸軍音樂。皆備
而不作。其逐處警場。止鳴金鉦鼓。從之。
十一月。帝齋于郊宮。罷臨觀闕。不幸苑囿

文獻通考 卷七十一
故事車駕至清宮。亟休卽召從臣幸後苑閱水嬉。復登端門觀太常警嚴。至是帝精意奉祠。悉罷遊觀。遂減徹門闕亭苑省草木禽獸千七百餘事。至十年。又罷去寢殿。後至寶華門花磚砌道著爲定制。

七年。中書門言準詔參定南郊青城。內殿宇門名。請大內門曰泰。東偏門曰承和。西偏門曰迎禧。正東門曰祥曦。正西門曰景曜。後三門曰拱極。內門裏東側門曰寅明。西側門曰肅成。大殿門曰端誠。大殿曰端誠殿。前東西門曰左右嘉德。便殿曰熙成。後園門曰寶華。從之。先時青城殿宇門名。每郊命學士院撰進。至是著爲定式。學士院更不撰進。

楊氏曰。愚按註疏云。齊于路寢之室。唐禮散齋于別殿。致齋二日於太極殿。又一日於行宮。國朝冬祀天禮。惟太祖皇帝。乾德六年十一月之禮。可爲後世不易之法。其後有司建明非一。大槩宿齋三日。內一日於大慶殿。一日於太廟。一日於青城。高宗中興之後。檢會熙寧在京青城。內殿宇門名。如曰泰。曰承和之類。悉遵舊式。其制可謂周備矣。然令儀鸞司預先體倣青城。

制度絞縛其行事。執事陪祠官。齋宿幕次。亦隨宜絞縛。又何其簡略也。元豐四年十月八日。禮官言古之王者。行則嚴輿衛。處則厚宮闕。所以示威重。備非常也。故周禮王會同則爲壇宮。食息則設帷宮。漢祀甘泉。則有行宮。至於江左。亦有瓦殿。本朝沿唐舊制。親祠南郊。行宮獨設青城幔殿。宿者有風雨之憂。而又無望祭之位。且青城之費。歲以萬數。臣等欲乞做青城之制。創立齋宮。一勞而省重費。或遇風雨。可以行望祭之禮。詔送太常禮院。候修尚書省了日。取旨。是

神宗皇帝有意乎立齋宮矣。但以修尚書省未畢。而猶有所待也。其後哲宗皇帝。旣建齋宮。謂臣下曰。三歲一郊。青城之費。縑帛三十餘萬。工入倍之。易以屋室。一勞永逸。所省多矣。又徽宗皇帝。修建南北郊齋宿宮殿。南郊曰齋宮。北郊曰帷宮。有司請曰。事體如一。而名稱不同。宜並稱齋宮。從之。祖宗典故。粲然可攷。今青城制度。尚沿襲舊例而未革。蓋亦推廣祖宗之意。立爲齋宮。無事則嚴其扃鐃。以待乘輿致齋之日。而居焉。暫勞而永逸。一也。宿者無風雨之憂。或遇

風雨則可以行望祭之禮。二也。事有關繫甚重。循習甚久。斷然在所當革而無疑者。其此之謂乎。

按會要載中書門下。奏定南郊青城內殿宇門名。其事在熙寧七年。然楊氏所云。元豐四年。禮官請創立齋宮。詔候修尚書省了日取旨。則知齋宮。元豐時尚未建。而熙寧七年所奏定殿宇之名。乃慢殿也。然神宗卽位。初郊齋于郊宮。罷臨觀闕。不幸池苑遂減。徹亭苑省。草木禽獸千七百餘事。以是觀之。則知青

青城行宮苑囿游觀之所畢備。而獨未建齋殿。誠爲闕典。

元豐六年。冬至郊祀昊天上帝。以太祖配。始罷合祭。不設皇地祇位。

先是樞密院陳襄等。詳定郊廟禮文。上言曰。伏承聖意。以天地合祭於圓丘。爲非典禮之正。詔令更定。臣謹按周禮大司樂。以圜鐘爲宮。冬日至於地上之圓丘。奏之六變。以祀天神。以函鐘爲宮。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八變。以祭地示。夫祀必以冬日至者。以其陽氣來復于上。天之始也。故宮用

夾鐘于震之宮。以其帝出乎震也。而謂之圓鐘者。

取其形以象天也。三一之變。圓鐘為宮二變黃鐘

為羽各一變合陽奇之數也。祭必以夏日至者。以其陰

氣潛萌于下。地之始也。故宮用林鐘于坤之宮。以

其萬物致養于坤也。而謂之函鐘者。取其容以象

地也。四二之變。函鐘為宮太簇為角姑洗合陰偶

之數也。又大宗伯以禋祀實柴。禋燎祀。其在天者

而以蒼璧禮之。以血祭。沈。狸。鬻。辜。祭。其在地者而

以黃琮禮之。皆所以順其陰陽。辨其時位。倣其形

色。此二禮之不得不異也。故求諸天而天神降。求

諸地而地示出。得以通精誠而逆福釐。以生烝民

以阜萬物。此百王不易之禮也。去周既遠。先王之

法不行。漢元始中。姦臣妄議。不原經意。附會周官

大合樂之說。謂當合祭。平帝從而用之。故天地共

饋。禮之失自此始矣。由漢歷唐。千有餘年之間。而

以五月親祠北郊者。惟四帝而已。如魏文帝之太

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

皆希闕一時之舉也。然而隨得隨失。卒無所定。垂

之本朝。未遑釐正。恭惟陛下。恢五聖之述。作舉百

王之廢墜。臣以謂既罷合祭。則南北二郊。自當別

祀。伏望陛下。每遇親祠之歲。先以夏口至祭地。示於方丘。然後以冬。日至祀昊天於園丘。此所謂大者正也。然議者或謂先王之禮。其廢已久。不可復行。古者齋居近古者致齋路寢儀衛。省用度。約賜予。寡故雖一歲遍祀。而國不費。人不勞。今也齋居遠。儀衛繁。用度廣。賜予多。故雖三歲一郊。而猶或憚之。況一歲而二郊乎。必不獲已。則三年而迭祭。或如後漢以正月上丁祠南郊。禮畢次北郊。或如南齊以上辛祀昊天。而次辛瘞后土。不亦可乎。臣竊謂不然。記曰。祭不欲踈。踈則怠。夫三年迭祭。則是昊天

大神。六年始一親祀。無已怠乎。記曰。大事必順天時。二至之郊。周人_{周人}之制也。捨是而從後王之失。可謂禮歟。彼議者徒知苟簡之便。而不睹尊奉之嚴也。伏惟陛下鑒先三已行之明效。舉曠世不講之大儀。約諸司儀衛。而幸祠官。均南郊之賜予。以給衛士。蠲青城不急之務。損大農無名之費。使臣得以講求故事。參_參禮經。取太常儀註之文。以正其訛謬。稽大駕鹵簿之式。以裁其繁冗。惟以至恭之意。對越大祗。以迎至和格純嘏。庶成一代之典。以示萬世。

又曰臣某等恭惟本朝冬至祀天南郊夏至祭地
北郊每歲行之皆合於古猶以有司攝事爲未足
以盡志於是三年一郊而親行之夫三年一郊而
親行之蓋所謂因時制宜者也施之於今誠不可
易惟合祭之禮在所當正禮曰魯人將有事於上
帝必先有事於泮宮所以然者告祖爲配之謂也
又曰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河齊人將
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所以然者先卑後
尊之謂也臣等推古以知今推諸侯以知天子欲
乞每遇親郊七日戒之後三日宿之時宿太廟以

告宿北郊以祭宿南郊以祀所以先太廟者告祖

爲配也所以先北郊者先卑後尊也雖然自北郊

至南郊相去爲遠則中道不可以無舍請爲帷宮

止而後進如允所奏乞下有司施行禮後漢因祠

郊明堂世祖廟及太廟謂之五供唐因祠南郊即
祠太清宮及太廟謂之三大禮本朝三歲郊祠必
先景靈宮及太廟蓋因前制然每歲夏至於北郊
自有常祠祀兼常歲有司攝事于南郊亦不合祭
天地其合祭之意止緣親祠欲徧及爾若以親祠
欲徧及之則因南郊同時告祭北郊自因舊儀亦
不背違禮意近於可行
伏乞更賜參酌施行

於是詔禮官講求翰林學士張璪以爲冬至祀天
夏至祀地不易之理今祀地欲改用他月無所據

依。必不得已。宜於郊祀之歲。夏至之日。盛禮容。興樂舞。一如南郊之儀。命宰攝事。而王存曾肇言。今北郊。常差中書門下官。乃冢宰之任。樂舞之類。亦開元開寶舊禮所載。特近世廢闕。二者皆有司攝事。常行之典。未足以代親祠之重。恐於父天母地之文。有所未順。判太常寺陳薦言。議者以天地合祭。始於王莽。故欲罷之。臣按周頌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漢郊祀歌曰。惟泰元尊。媪神蕃釐。泰元天也。媪神地也。又曰。涓選休成。天地並况。此天地同祀。可以槩見。恐非自王莽始也。議者又謂方丘之祀。盛夏不躬行。宜選冢宰攝祀。亦恐未必合古。然終不若天地合祭也。乞且循舊制。知禮院曾肇言。今冬至若罷合祭。而夏至又使有司行事。則於父母天地之義。若有隆殺。願陛下遇親祠南郊之歲。以夏至日躬款北郊。以合先王之制。遂詔罷南郊合祭。親祠北郊。並依南郊儀。如不親祠。上公攝事。

自元豐元年。上命樞密直學士陳襄等。詳定郊廟奉祀禮文。大正歷代典禮之失。至是歲。親祀園丘。始用

新儀。

國朝親郊止服袞冕。至是稽古始加服大裘而被以袞冕。

詳定禮文所議。禮記曰。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配位亦特牲。書曰。用牲於郊。牛二。是也。宋朝儀注。昊天上帝皇地祇。太祖皇帝之位。各設三牲俎。非尚質貴誠之義。請親祠園丘。方澤正配皆用犢。不設羊豕。俎及鼎之。有司攝事亦如之。郊之祭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禪用白木以素爲質。今郊祀簠簋尊豆皆非陶。又用龍杓。未合禮意。請園丘方澤正配位。所設簠簋尊豆。改用陶器。仍以禪爲杓。祀天之有禋柴。猶祭地之有瘞血。享廟之有裸鬯。皆歆神之始。非謂於祭之

末。燔燒胙餘也。至後世之燔瘞牲幣於祭末。而不知致神於其始。則是備於後而闕於先也。請南北郊先行升煙瘞血之禮。至薦奠禮畢。卽如舊儀。於壇坎燔瘞牲幣。北郊祭皇地祇。及神州地祇。當爲坎瘞埋。今乃建壇燔燎祝版。考先儒所說地祇。卽無禋燎之文。請祭皇地祇。祝版牲幣。並瘞於埴。不設燎壇。熙寧祀儀。惟昊天上帝皇地祇。高禘燔瘞。犢首。自感生帝神州地祇而下。皆不燔瘞牲體。殊不應禮。又按周禮。羊人祭祀割羊牲登其首。禮記曰。升首。報陽也。首爲陽。則脅與髀爲陰。可知矣。報

陽宜以陽。報陰宜以陰。各從其類也。請自今昊天上帝感生。皆燔牲首以報陽。皇地祇神州地祇太社太稷。凡地祇之祭。皆瘞牲之左髀以報陰。凡薦享太廟。皆升首於室。昊天上帝是也。神州地祇是也。又曰。臣等見親祠南郊儀註。並云祀前三日。儀鸞司鋪御座黃道褥。謹按唐故事。郊壇宮廟內。壇及殿庭。天子步武所及。皆設黃道褥。壇上立位。又施赤黃褥。將有事命撤之。武德正觀之制。用紫。至德以來用黃。開元禮開寶通禮。郊廟並不設黃道褥。太常因革禮曰。舊制皇帝升壇。以褥籍地。象天黃

道。太祖命撤之。設拜於地和峴。乞宣付史館。天聖二年儀註。又增設郊壇壝門道。北御座黃道褥。康定初。有司建議。謂配帝褥用緋。以示損於天地。而自小次之前。至壇上諸位。其道褥以黃。蓋非典禮。是歲有詔。自小次至壇下。撤黃道。臣等伏詳禮記郊祭之日。汜掃版道。鄭氏註。謂刻令新土在上也。其籍神席。天地尚質。則用蒲越藁鞞。宗廟尚文。則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而已。天子受胙。乃有席。周禮司几筵。所謂胙席是也。今來郊壇黃道褥。欲更不設。又言臣等看詳周官外祀。皆

文獻通考 卷七十一
有兆域。蓋設一壝而已。後世因之。稍增其制。東漢壇位。天神從祀者甚衆。至一千五百一十四神。故外設重營。以爲等限。日月在中營。內南道。而北斗在北之西。至於五星中宮宿之屬。則其位皆中營。二十八宿外宮星之屬。則其位皆外營。然則爲重營者。所以等神位也。唐因齊隋之制。設爲三壝。天神列位。不出內壝。而御位特設於壇下之東南。若夫公卿分獻。文武從祀。與夫樂架饌幔。則皆在中壝之內。而大次之設。乃在外壝者。所以序祀事也。蓋古者神位寡。祀事簡。故兆守有域。以爲遮列。厲

禁而已。後世神位既衆。祀事亦繁。故爲三壝。以嚴內外之限。國朝郊祀壇域。率循唐制。雖儀註具載。圓丘三壝。每壝三十五步。而有司乃以青繩代內壝。誠不足以等神位。序祀事。嚴內外之限也。伏請除去青繩。如儀註爲三壝。從之。

哲宗元祐七年。親郊。詔今歲圓丘。宜依熙寧十年故事。設皇地祇位。以申始見之禮。候親祠北郊。依元豐六年五月八日。指揮

南郊鹵簿。使兵部尚書蘇軾奏。臣謹按漢成帝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而趙昭儀常從在屬車間。

時揚雄待詔承明。奏賦以諷。其略曰。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却處妃。言婦女不當與齋祠之間也。臣今備位夏官。職在鹵簿。準故事郊祀既成。乘輿還齋宮。改服通天冠。絳紗袍。教坊鈞容作樂還內。然後后妃之屬。中道迎謁。已非典禮。而况方當祀事未畢。而中宮掖庭。得在勾陳豹尾之間乎。竊見二聖崇奉大祀。嚴恭寅畏。度越古今。四方來觀。莫不悅服。今車駕方宿齋太廟。而內中車子不避仗衛。爭道亂行。臣愚竊恐於觀望有損。不敢不奏。乞賜約束。仍乞取問隨行合于勾當人施行。

取進止。時軾爲鹵簿使。導駕內中朱紅車子十餘兩。有張紅蓋者。爭道亂行於乾明寺前。軾於車中草此奏。奏入。上在太廟。馳遣人以疏白太皇太后。明日中。使傳命申敕有司。嚴整仗衛。自皇后以下。皆不復迎謁中道。

先時元祐五年。五月。夏至祭皇地祇。命尚書右丞許將攝事。將言王者父天母地。三歲冬至。天子親祠。徧享宗廟。祀天園丘。而夏至方澤之祭。乃止遣上公。則皇地祇。遂永不在親祠之典。此大闕禮。望博詔儒臣。講求典故。明正祀典。爲萬世法。詔禮部

太常寺及兩省侍從官集議以聞。於是翰林學士
兼侍讀顧臨等八人請合祭天地如祖宗故事。俟
將來親行北郊之禮。則合祭可罷。臨與祖禹又言。
天地特祭。經有明文。然自漢以來。千有餘年。不能
行之矣。宋興一祖六宗。皆合祭天地。其不合祭者。
惟元豐六年一郊耳。去所易而就所難。虛地祇之
大祭。失今不定。後必悔之。吏部侍郎范純禮。彭汝
礪。戶部侍郎范子奇。禮部侍郎曾肇。刑部侍郎王
覲。豐稷。權知開封府韓宗道。樞密都承旨劉安世。
中書舍人孔武仲。陳軒。太常少卿盛陶。宇文昌齡。

侍御史王畏。監察御史董敦逸。黃慶基。左司諫
策。禮部郎中孫路。員外郎歐陽棐。太常丞偉治。博
士朱彥。宋景年。閻本等。二十二人。皆主北郊之議。
而武仲又請以孟冬純陰之月詣北郊親祠。如神
州地祇之祭。杜純議請南郊之歲。設望祠位於苑
中。置權火。夏至命上公攝事。每獻舉權火。詔依王
欽臣議。宜如祖宗故事。並祭天地一次。汝礪肇復
上疏論合祭非是。文多不載。九月。三省上顧臨等
議。太皇太后曰。宜依仁宗皇帝故事。呂大防言。國
朝以來。大率三歲一親郊。並祭天地宗廟。因行赦

宥。頒賞軍士。遂以爲常。今諸儒獻議。欲南郊不設
皇地祇位。惟祭昊天上帝。於祖宗之制。未見其可。
蘇轍曰。自熙寧十年。神宗皇帝親祠南郊。合祭天
地。今十五年矣。皇帝卽位。又已八年。未嘗親見地
祇。乃朝廷闕典。不可不正。范百祿言。圜丘無祭地
之禮。記曰。有其廢之。莫可舉也。先帝所廢。稽古據
經。未可輕改。大防又言。先帝因禮文所建議。遂令
諸儒議定北郊祀地之禮。然未經親行。今皇帝臨
御之始。當親見天地。而地示之位。獨不設。恐亦未
安。况本朝祖宗以恩霈四方。慶賚將士。非三歲一

行。則國力有限。今日宜爲國事勉行。權制。俟異時
議定北郊制度。及太廟享禮。行之未晚。太皇太后
以呂大防之言爲是。蘇頌鄭雍皆以古者人君嗣
位之初。必郊見天地。今皇帝初郊而不祀地。恐未
合古。乃下詔曰。國家郊廟特祀祖宗以來。命官攝
事。則三歲一親郊。則先享清廟。冬至合祭天地于
圜丘。元豐間。有司援周制以合祭。不應古義。先帝
乃詔定親祠北郊之儀。未之及行。是歲郊祀不設。
皇地示之位。而宗廟之享。率如權制。朕方修郊見
天地之始。其冬至日南郊。宜依熙寧十年故事。設

皇地示位。以嚴並况之報。厥後躬行方澤之祀。則
修元豐六年五月之制。俟郊禮畢。集官詳議典禮
以聞。

禮部尚書蘇軾言。恭覲陛下近者至日。親祀郊廟
神祇。享答實蒙休應。然則園丘合祭。允當天地之
心。不宜復有改更。竊惟議者欲變祖宗之舊。園丘
祀天而不祀地。不過以謂冬至祀天於南郊。陽時
陽位也。夏至祀地於北郊。陰時陰位也。以類求神。
則陽時陽位。不可以求陰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
既祀上帝。則天地百神。莫不從祀。古者秋分夕月

於西郊。亦可謂陰時陰位矣。至於從祀上帝。則冬
至而祀月於南郊。議者不以為疑。今皇地祇亦從
上帝而合祭於園丘。獨以為不可。則過矣。書曰。肆
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舜之受
禪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群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
地祇。豈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
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間。自上帝而及山川。必無
南北郊之別也。而獨略地祇。豈有此理哉。臣以此
知古者祀上帝并祀地祇矣。何以明之。詩之序曰。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

文獻通考 卷七十一
文而說者乃以比之豐年秋冬報也。曰：秋冬各報而皆歌豐年，則天地各祭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大不然。豐年之詩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歌於秋可也。歌於冬亦可也。昊天有成命之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終篇言天而不及地，頌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於北郊，獨歌天而不歌地，豈有此理哉。臣以知周之世，祀上帝則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議者乃謂合祭天地，始於王莽，以爲不足法。臣竊謂禮當論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光武皇帝親誅莽者也。尚采用元始合祭故事，謹按後漢書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洛陽，爲圓丘八階，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此則漢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又按水經註，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圓丘東，大魏郊天之所。準漢故事，爲圓丘壇八階，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此則魏氏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唐睿宗將有事於南郊，賈曾議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

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郊之與廟，皆有禘也。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太祖。禘於郊，則地祇群望皆合食於圜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之大祭，非常祀也。三輔故事，祭于圜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矣。時褚無量、郭山暉等，皆以魯言爲然。明皇天寶元年，二月，敕曰：凡所祠享，必在躬親。朕不親祭，禮將有闕。其皇地祇，宜就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于南郊。自後有事于圜丘，皆合祭。此則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今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爲用周禮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禮

之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二，明堂享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享宗廟者四。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群小祀之類，亦皆親祭。此周禮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享宗廟，乃祀天地。自真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宮，享太廟，乃祀天地。此國朝之禮也。夫周之禮親祭如彼，其多。而歲歲行之，不以爲難。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而三歲一行，不以爲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內，朝

諸侯出爵賞必於太廟。不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千里。唯以齋祭禮樂爲政事。能守此則天下服矣。是故歲歲行之。率以爲常。至於後世。海內爲一。四方萬里。皆聽命於上。機務之繁。億萬倍於古。日力有不能給。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於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之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廟。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

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園丘。此何義也哉。議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祭。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禮大宗伯。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鄭氏註曰。王有故。則代行其祭事。賈公彥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吉之禮。後世人主不能歲歲親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從來久矣。若親郊之歲。遣官攝事。是無故而用有故之禮也。議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未節。則一歲可以再郊。臣將應之曰。古者以親郊爲常禮。故無繁文。

今世以親郊爲大禮。則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幔屋。盛夏則有風雨之虞。陛下自宮入廟。自廟出郊。冠通天乘大輅。日中而舍。百官衛兵。暴露於道。鎧甲具裝。人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徧異。事天則備。事地則簡。是於父母有隆殺也。豈得以爲繁文末節而一切欲省去乎。國家養兵異於前世。自唐之時。未有軍賞。猶不能歲歲親祠。天子出郊。兵衛不可簡省。大輅一動。必有賞給。今三年一郊。傾竭帑藏。猶恐不足。郊賚之外。豈有復加。若一年再賞。國力將何以給。分而與之。人情豈不失望。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祭地。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爲疏闊。若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於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則典禮愈壞。欲復古而背古。益遠神祇。必不顧享。非所以爲禮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則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議此者。爲欲舉從周禮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澤。不知此周禮之經耶。變禮之權耶。若變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園丘。何獨

不可乎。十月親祭地。十一月親祭天。先地後天。古無是禮。而一歲再郊。軍國勞費之患。尚未免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祇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權火。天子於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周禮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謂山川在四郊者。故遠望而祭也。今所在之處。俛則見地。而云望祭。是爲京師不見地乎。此六議者。合祭可否之決也。夫漢之郊禮。尤與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欽崇祭祀。儒臣禮官。講求損益。非不知圓丘方澤。皆親祭之爲是也。蓋以時不可行。是故參酌古今。上合典禮。不合時宜。較其所得已多。於漢唐矣。天地宗廟之祭。皆當歲徧。今不得歲徧。是故徧於三年。當郊之歲。又不能於一歲之中。再舉大禮。是故徧於三日。此皆因時制宜。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並祀不失親祭。而比郊則必不能親往。二者孰爲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攝事。是常不親事地也。三年間郊當祀地之歲。而暑雨不可親行。遣官攝事。則是天地皆不親祭也。夫分祀天地。決非今世之所能行。願陛下謹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寧之禮。無更改易郊祀廟享。以億寧上下。

神祇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議。如有異論。卽須畫一解破。臣所陳六議。使皆屈伏。上合周禮。下不爲當。今軍國之患。不可但執周禮。更不論今可與不可施行。所貴嚴祀大典。以時決定。取進止。貼黃稱唐制將有事于南郊。則先朝獻太清宮。朝享太廟。亦如今禮。先二日告原廟。先一日享太廟。然議者或亦以爲非三代之禮。臣謹按武王克商。丁未祀周廟。庚戌柴望。相去三日。則先廟後郊。亦三代之禮也。

初詔議北郊典禮。蘇軾主合祭之說。從之者五人。劉安世主分祭之說。從之者四十人。又有三人欲於十月以神州地祇之祭。易夏至方丘之祀。又有一人欲上不親祠。而通權火。天子於禁中望拜。旣而朝廷復送下三狀。再令詳定。安世復議略云。蘇軾謂合祭園丘。於禮爲得。不可復改。臣等謹按周禮。天子親祀上帝。凡九。國朝三歲一郊。固已踈闊。豈可因循謬誤。不加考正。古者求神以類。天陽物也。地陰物也。歲月日時方位。牲器樂舞。皆從其類。今議者於聖人成法。則棄而不行。猥用王莽不經之說。至引夫婦同牢。私褻之語。黷亂天地。又引昊

天有成命之詩以爲證臣等切詳此詩終篇未嘗有合祭之文序乃後儒之辭亦謂成周之世園丘方澤各歌此詩以爲樂章耳如潛之序曰季冬獻魚春薦鮪也豐年之序曰豐年秋冬報也噫嘻之詩曰春夏祈穀于上帝也如此之類不知爲一祭邪抑二祭也若郊祀賜予乃五代姑息之弊法聖朝寬仁不欲遽罷若分而爲二何所不可議者乃欲因此造爲險語以動上聽又引禍福殃咎之說劫持朝廷必欲從已甚無謂也大抵臣等所守乃先王之正禮而蘇軾之議皆後世之便宜權之與

正決不可合伏望聖慈詳審其當上以體神考之志下以正千載之惑豈勝幸甚方送同議官簽書其徒馳告軾曰若劉承旨議上決恐難答時蘇軾爲門下侍郎遂白軾令請降旨罷議安世議狀竟不得上

紹聖元年詔罷合祭天地自今因大禮之歲以夏至之日躬祭地祇於北郊應緣祀事儀物及壇壝道路帷宮等宜令有司參酌詳具以聞蓋用蔡京等議然北郊親祠終帝世未克舉云

詳見祀后土門

左司員外郎曾旼言周人以氣臭事神近世易之

以香按何休之議以爲南郊明堂用沉香本天之質陽所宜也北郊用上和香以地於人親宜加雜馥今令文北極天皇而下皆用濕香至於衆星之位香不復設恐於義未盡禮部太常寺議衆星隨其方色用幣每陛各設從之

志不以五千疋之類豈知幸其衣並同齋官齋書
五夾不可合大望望慈精其當土以黼軒卷之

文獻通考卷之七十二

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郊社考

郊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詔初祀南郊權合祭天地于圓丘起居郎周常等以合祭爲非禮曾布主其說乃詔罷合祭

是歲帝初郊十一月戊寅玉輅至景靈宮行禮畢赴太廟大雪上遣內臣問二相若大風雪不止何以出郊右相曾布奏云郊禮尚在後日雪勢暴必

不久。况乘輿順動。理無不晴。若更大雪。亦須出郊。必不可升壇。則須於端誠殿望祭。此不易之理。已降御札。頒告天下。何可中輟。左相韓忠彥欲於大慶殿望祭。布不可以爲若。還就大慶。是日却晴霽。奈何。議遂定。中夜雪果止。五更上朝。享九室。已見月色。已卯。黎明自太廟齋殿。步出朝門。升玉輅。景色已開霽。時見日色。已午間至青城。晚遂晴。五使巡仗至玉津園。夕陽滿野。庚辰。四鼓赴郊壇行禮。天色清明。星斗粲然。五鼓。二府稱賀於端誠殿。黎明升輦還內。

和三年。冬十一月。癸未。郊。上搢大圭。執元圭。以道士百人執儀衛導前。蔡攸爲執綬官。玉輅出南薰門。至玉津園。上忽曰。玉津園東若有樓殿重複。是何處也。攸卽奏見雲間樓殿臺閣。隱隱數重。旣而審視。皆去地數十丈。頃之。上又曰。見人物否。攸卽奏若有道流童子。持幡節蓋。相繼而出雲間。衣服眉目歷歷可識。攸請付史館。宰相蔡京率百僚稱賀。

高宗建炎二年。詔行郊祀之禮。時車駕幸揚州。庶事草創。乃築壇於州南門內。江都縣之東南。冬至日。

合祭天地。以大祖配。上自常朝殿。用細仗千三百有五人。詣壇行禮。

紹興元年當郊。以國步多艱。合祭天地於明堂。以祖

宗並配。

詳見明堂門

十三年。令臨安府於行宮東南城外。先次踏遂。可以建園壇。并青城齋宮去處。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知臨安府王喚等。言今於龍華寺西空地。得東西長一百二十步。南北長一百八十步。修築園壇。除壇及內壝丈尺。依制度使用地步九十步外。其中壝外壝欲乞隨地之宜。用二十五步外作兩壝。外有四

十步。若依前項地步修築。兵部車輅儀仗殿前司禁衛可排列。其龍華寺地步。修建青城并望祭殿。委是圓備從之。

詔郊祀齋宮。更不修蓋。止令計置幕殿。檢會在京青

城宮殿。大內門曰泰禋。

餘見元豐元年

將來如車駕前一日

赴青城宿齋。令儀鸞司同臨安府。預先體倣青城制度。絞縛。其行事執事陪祠官宿齋幕次。亦隨宜絞縛。不得侈大。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東都舊有青城齋宮。渡江後。以幕屋絞縛爲之。每郊費緡錢十餘萬。淳熙

末張端明^杓為京尹始議築齋宮可一勞永逸。上從之。宇文寶學^价時為兵部尚書因宿直奏曰。陛下方經略河南。今築青城於臨安。是無中原意也。上以為然。亟命罷役。

太常寺言修築園壇。并青城望祭殿。依做舊制。及郊祀所設神位。鋪列祭器。登歌樂酒樽前。道路及皇帝飲福位等。共合用第一成縱廣七丈。第二成縱廣一十二丈。第三成縱廣一十七丈。第四成縱廣二十二丈。分一十三陛。每陛七十二級。每成一十二級。三壇。第一壇去壇二十五步。中壇去第一壇一十二步半。外壇去中壇一十二步半。并燎壇之制。方一丈。高一丈二尺。開上南出戶方六尺。三出陛在壇南。二十步丙地。詔令臨安府同殿前司修

詔將來郊祀大禮。排設大駕鹵簿。仗內六引。并郊廟合用祭器。令禮兵部太常寺討論名件數目。

據討論國初大駕儀仗總一萬一千二百二十二人。今已有黃麾半仗二千四百八十三人。玉輅腰小輿大輦逍遙子下一千九人外。其金象革木輅芳亭鳳輦屬車寶輿一千二百七十三人。天武捧

日奉宸隊六千四百五十七人。仗內六引鼓吹前
後部一千五百人。其法物儀仗合用文繡以纈克
代。并郊祀天地宗廟從祀共七百七十一位。用祭
器籩豆。簠簋。尊壘。禪杓。登鉶。鼎牛。鼎羊。鼎搏。黍豆。
毛血盤。幣筐。匏爵。坩盤。匱壘。洗爵。盞坩。飲福俎。燭
臺。俎共九千二百五件。太廟共五百九十六件。內
用銅玉者。權以陶木代之。至十六年。始製造如政
和之制。

太常寺言大禮依儀前三日皇帝詣大慶殿宿齋。
前二日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玉輅。詣景靈宮。

聖祖天尊大帝前行禮。差侍從官分詣元天大聖
后。并諸殿神御前行禮畢。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
乘玉輅。詣太廟宿齋。前一日皇帝詣太廟諸室前
行禮畢。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玉輅。詣青城宿
齋。冬至日。皇帝詣園壇行禮禮畢。擇日恭謝景靈
宮。遍詣諸殿行禮。從之。既而禮部侍郎王賞言以
行在街道與在京不同。其詣景靈太廟。權依四孟
朝獻禮例。服履袍乘輦。其後並同此制。
禮部太常寺言修立郊祀大禮儀註

前祀十日。質明誓戒有司。設行事執事及陪祠文武

官位於尚書省。左僕射刑部尚書在北南向。左僕射

在左。刑部尚書在右。刑部尚書稍却行事左僕射在南。吏部

戶部禮部刑部尚書。吏部禮部刑部侍郎。押樂太常

卿。光祿卿。押樂太常丞。光祿丞。功臣獻官在其南。凡

光祿丞以下次分獻官。次執事官。又於其南。俱北向

西上。監察御史位二在西東。向北上。講冊舉冊官。奉

禮協律郎。太祝郊社太官令在東西向北上。奉禮郎

皆稍却設陪祠文武百官位於行事官之南。又設行事

執事及陪祠親王宗室位於太廟齋坊。右僕射刑部

侍郎在北南向。右僕射在左。刑部侍郎在右。刑部侍郎稍却

亞終獻在南北向。西上。親王及行事執事陪祠宗室

在東西向北上。閣門御史至太常寺自下分引群官

各就位。凡將引行事執事陪祠文武官立班即左僕

射讀誓於尚書省。刑部尚書泣之。右僕射讀誓於太

廟齋坊。刑部侍郎泣之。誓文曰。今年十一月某日冬

日至。皇帝謁款于南郊。合祭天地。前二日朝獻景靈

宮。前一日朝享太廟。各揚其職。其或不恭。國有常刑。

讀訖。內執事官奉禮郎以下。文官宣教郎以下。武官從義郎以下。先退。餘官並對拜訖退。

致齋

皇帝散齋七日。於別殿致齋三日。一日於大慶殿。一日於太廟。一日於

青城凡散齋不弔喪問疾作樂有司不奏刑殺文書致齋日前後殿不視事唯行祀事前致齋一日儀鸞司帥其屬鋪御座於大慶殿當中南向設東西房於御座之左右稍北又設西閣及齋室於殿後之左右殿上前楹施簾致齋之日質明有司陳平輦於垂拱殿庭文武百官俱就次各服其服閣門奏請皇帝末後詣齋室宣贊舍人等自下分引知樞密院事以下詣垂拱殿庭立以俟閣門附內侍進班齊牌垂拱殿簾降皇帝乘輦出至殿上少駐輦官迎駕自贊常起居宣輦官上殿簾捲鳴鞭行門禁衛諸班親從迎駕自

常起居次舍人先贊知內侍省官以下常起居次樞密以下通班常起居贊祇候引駕樞密知客省事以下至簽書閣門官分左右立應奉官祇應通侍大夫以下武功大夫以下並先退次管軍臣僚宣各常起居贊祇候引駕並分左右前導輦降東階垂拱殿門外禁衛諸班親從自贊常起居次行宮御營巡檢一班常起居如通侍大夫以下知客省事以下武功大夫以下知內侍兩省帶御器械官克行官使御營巡檢各歸本班至大慶殿後閣如步至大慶殿後閣臨時聽旨降輦入西閣大慶殿簾降前導官並就次易朝服詣御榻前分左右侍立知樞密院事僉書樞密院事在東西向北上同知樞密院事在西東向侍

中一員在知樞密院事之比贊拜閣門官一員又在
其北並西向知客省事以下在僉書樞密院事之南
稍東西向北上僉書客省
事以下又在其南稍却
宣贊舍人等分引行事執

事陪祠文武官各績結佩入詣大慶殿庭立班禮直
官舍人引禮部侍郎奏請中嚴少頃又奏外辨符寶
郎奉寶陳於御榻之左右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績
結佩出西閣乘輿稱警蹕侍衛如常儀由西房至御
榻西降輿皇帝卽御座南向侍臣夾侍贊拜閣門官
於榻前贊樞密以下拜殿之上下應在位官皆再拜
閣門官贊拜訖轉身北向
隨拜訖而西贊各祇候
次禮直官引侍中詣御座
前俛伏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皇帝降座就齋室奏

訖俛伏興還侍立

凡侍中奏請准此

皇帝降座乘輿由東房

入齋室侍臣各還所司直衛者如常儀宣贊舍人分
引行事執事陪祠文武官以次出

三省親王樞密宗室起居問聖體並

如閣門儀應行事執事陪祠官及從升者並散齋七日宿
於正寢致齋三日各宿於其次凡散齋治事如故唯
不弔喪問疾作樂判書刑殺文書決罪人及與穢惡
致齋之日官給酒饌唯祀事得行其餘悉禁與祀之
官已齋而闕者通攝行事

奏告

前祀二日奏告 太祖皇帝 太宗皇帝室如常告

之儀

陳設

前祀三日。儀鸞司帥其屬設大次于外壝。東門之內道北南向。小次于午階之東西向。又設文武侍臣次于大次之前。隨地之宜。行事陪祠官宗室。及有司次于外壝東門之外。設東方南方客使次于文官之後。西方北方客使次于武官之後。設饌幔於內壝東門之外。隨地之宜。前祀二日。郊社令帥其屬掃除壇之上下。積柴於燎壇。光祿牽牲詣祠所。太常設登歌之樂於壇上。稍南北向。及設宮架於壇南內壝之外。立

舞表於鄼綴之間。前祀一日。太常設神位席。太史設神位版。昊天上帝位。皇地祇位于壇上北方。南向。西上。席以藁秸。太祖皇帝位。太宗皇帝位于壇上東方。西向。北上。席以蒲越。天皇帝。五方帝。大明。夜明。北極。神州。地祇。十位于第一龕。北斗。天一。太一。帝座。五星。十二辰。河漢等。內官。五行。五嶽。神位六十有九。于第二龕。二十八宿等。中官。五鎮。四海。四瀆。神位百七十有二。于第三龕。外官。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神位百五十有六。于內壝之內。衆星神位三百有六十。于內壝之外。第一龕。席以藁秸。餘以莞。而席皆內向。

如太史之制

昊天上帝皇地祇配帝天皇大帝五方

神之玉俟告潔訖權徹其內官中官外官衆星等位皆設定奉禮郎禮直官設皇

帝位版於壇下小次前西向飲福位於壇上午階之

西北向望燎位於柴壇之北南向望瘞位於瘞坎之

南北向設權火二一於望燎位之東南一於望瘞位

之西北東西各二人贊者設亞獻終獻位於小次之南稍

東西向大禮使左僕射又於其南行事吏部戶部禮

部刑部尚書吏部刑部侍郎光祿卿讀冊舉冊官光

祿丞位於大禮使之東光祿丞稍却奉禮郎太祝郊社太

官令位於小次之東北俱西向北上監察御史位二

一於壇下午階之西南一於子階西北協律郎二一

於壇上樂廡西北一於宮架西北俱東向押樂太常

丞於登歌樂廡北押樂太常卿於宮架北良醞令於

酌尊所俱北向又設陪祠文武官位於執事官之南

諸方客使在文官之南隨其方國光祿陳牲於東壝

門外西向祝史各位於牲後太常設省牲位於牲西

大禮使左僕射在南北向西上分獻官位於其後行

事吏部戶部禮部刑部尚書吏部禮部刑部侍郎押

樂太常卿光祿卿讀冊舉冊官押樂太常丞光祿丞

奉禮協律郎太祝郊社太官令在北南向西上凡設太常

文獻通考 卷七十二

承以下位。監察御史在吏部尚書之西。異位稍却。光祿陳禮饌於東墻門外。道北南向。太常設省饌位版於禮饌之南。大禮使左僕射在南。北向西上。分獻官位於其後。監察御史二。俱在西東向北上。行事吏部戶部禮部刑部尚書吏部禮部刑部侍郎押樂太常卿光祿卿讀冊舉冊官押樂太常丞光祿丞奉禮協律郎太祝郊社太官令在東。西向北上。禮部帥其屬設祝冊案於神位之右。司尊彝帥其屬設玉幣篚於酌尊所。次設籩豆簋簋之位。正配位皆左二十有五籩。右二十有五豆。俱為四行。俎一在籩前。登一在籩

豆間。簋七。籩七。在籩豆外二俎間。簋在左。籩在右。又設尊彝之位。每位皆著尊二。壺尊二。皆有罍加勺。罍為酌尊。太尊二。山尊二。犧尊二。象尊二。皆有罍加罍。設而不酌。並在壇上稍南。北向西上。配位設於正位酒尊之東。每位皆又設從祀諸神籩豆簋簋之位。第一龕每位皆左十籩。右十豆。俱為三行。俎二在籩豆前。登一在籩豆間。簋一。在二俎間。簋在左。籩在右。爵一在俎前。加坫。內神州地祇。加其餘神位。每位皆左二籩。右二豆。俎一在籩豆前。簋一在俎前。籩在左。簋在右。爵一次之。登一在籩豆間。內五行五官五岳。每位加盤一。在登之前。并內墻外外眾

星位皆不設登。又設從祀尊坫之位。第一龕每龕太尊二。著尊二。太尊在上。第二龕每龕犧尊二。象尊二。第三龕每龕象尊二。壺尊二。象尊在上。內壺之內。每階概尊五。內壺之外。每階散尊二。皆加勺。畢皆神位之左。又設正配位。邊豆。簠。簋。盤。俎。各一於饌幔內。設進盤。匱。於壇下午階。東南北向。設進盤。匱。中內侍位於皇帝版位之後。分左右。奉盤者北向奉匱。及執巾者南向。又設亞終獻。盥洗爵洗於其位之南。盥洗在東。爵洗在西。壘在洗東。加勺。篚在洗西南。執壘。篚者位於其後。分獻官盥洗各於其方。陛道之左。壘。篚各設於左右。皆內向。執壘。篚者位

其後祀日。丑前五刻。郊社令與太史官屬各服其服。升壇設昊天上帝。皇地祇。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神位版於壇上。又設天皇帝。五方帝。大明。夜明。北極。神州地祇。十位於第一龕。太府卿帥其屬入陳幣於篚。少府監陳玉。各置於神位前。昊天上帝以蒼璧。皇地祇以黃琮。青帝以青圭。赤帝以赤璋。黃帝以黃琮。白帝以白琥。黑帝以黝黃。神州地祇以兩圭。有邸。日月以璧。五嶽以兩圭。有邸。皆盛於匣。昊天上帝配帝幣。皆以蒼。皇光祿卿帥其地祇。以黃。日月內官以下各從其方色。屬入實。正配位。邊豆。簠。簋。邊四行。以右為上。第一行。椶。餌。在前。粉。饗。次之。第二行。乾。棗。在前。濕。棗。栗。濕。桃。乾。桃。濕。梅。乾。榛。榛。實。又次之。第三行。乾。棗。在前。濕。棗。栗。濕。桃。乾。桃。濕。梅。乾。榛。榛。實。又次之。第四行。醢。食。在前。糝。食。次之。第二行。韭。蒞。在前。醢。醢。昌。本。

麋麇菁菹鹿麇芣菹麋麇又次之第五行葵菹在前
麇醢脾柝麇醢唇蜺醢豚拍魚醢又次之第四行芹
菹在前兔醢深蒲醢醢苾苾醢魚醢又次之
籩實以稻梁梁在稻前籩實以黍稷稷在黍前登實
以太官令帥其屬入實俎。籩前之俎實以牛腥七
兩胛在兩端兩肩兩脅次之脊在中豆右之俎三為
二重以北為上第一重實以牛腥腸胃肺離肺一在
上端寸肺三次之腸三胃三又次之第二重實以
以牛熟腸胃肺其載如腥若配位即以東為上良醢
令帥其屬入實尊罍。著尊二一實元酒一實醴齊皇
益齊亞終獻酌之太尊二一實泛齊一實醴齊山尊
二一實益齊一實醴齊犧尊二一實沈齊一實事酒
象尊二一實昔酒一實清酒並又實從祀神位之饌
設而不酌凡罍之實各視其尊
第一龕每位籩三行以右為上第二行乾篠在前乾
棗形盥魚鱸次之第三行鹿脯在前榛實乾桃次之
第三行菱在前芡棗次之豆三行以左為上第一行
芹菹在前筍菹葵菹菁菹次之第二行韭菹在前魚

醢兔醢次之第三行豚拍在前鹿麇醢醢次之籩實
以稻梁梁在稻前籩實以黍稷稷在黍前籩實以黍
實以羊腥解一豆前之俎實以豕腥解一登實以大
羹爵實以酒其餘諸神位每位左二籩桌在前鹿脯
次之右二豆菁菹在前鹿麇次之籩實以稷籩實以
黍俎實以羊豕腥肉登實以犬羹爵實以酒神州地
祇五行五官五岳又實從祀神位之尊。大尊實以泛
又實樂以毛血。齊犧尊實以
醴齊壺尊實以沈齊各以一尊實明水概尊實以清
酒散尊實以昔酒各以一尊實元酒著尊象尊俱實
明米上帝配帝之饌升卯太常設燭於神位前又設
階其餘神位各由其階升
大禮使已下行事執事官揖位於卯階之東內墀外
如省牲位

車駕詣青城

前祀一日。皇帝於太廟朝享畢。既還大次。禮部郎中

奏解嚴訖請皇帝入齋殿。所司轉仗衛鹵簿陪祠文武官先赴圓壇青城齋宮。導駕官已下就次。各服其服。有司進與於齋殿。乘黃令進玉輅於太廟櫺星門外東向。千牛將軍一員執長刀立於輅前西向。參知政事一員立於侍中之前。贊者二人又立於其前。少頃御史臺太常寺閣門分引侍中參知政事太僕卿乘黃令請大次門外立班北向東上。乘黃令位其後次引導駕官以下在其後。分東西相向立。以俟奉迎前導。次管軍臣寮又在其後。禮直官宣贊舍人引禮部侍郎奏中嚴。凡侍中參知政事禮部侍郎引少頃又奏外辦

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自齋殿請大次。行門禁衛諸班親從等。諸司人員以下各自贊常起居。次知客省事以下。樞密都丞旨以下。知內侍省事以下。帶御器械官應奉祗應通侍大夫以下。武功大夫以下。及幹辦庫務文臣一班常起居。俟皇帝乘輿以出。宣贊舍人贊侍中以下常起居。次導駕官常起居。已起居者止奏聖躬萬福次管軍臣僚並常起居。該宣名者。即宣名。若得旨免起居更不起居皇帝乘輿以出。稱警蹕。侍衛如常儀。太僕卿出詣玉輅所。攝衣而升。正立執轡。導駕官步導皇帝至廟門外玉輅所。侍中進當輿前。俛伏跪。奏侍中臣某

言請皇帝降輿升輅奏訖俛伏興退復立凡侍中奏請准此

千牛將軍前跪執轡乘黃令稍前進玉輅皇帝降輿

升輅太僕卿立授綬導駕官分左右步導參知政事

進當輅前俛伏跪奏參知政事臣某言請車駕進發

奏訖俛伏興退復位凡參知政事奏請准此車駕動稱警蹕侍

中先詣侍臣上馬所以俟參知政事及贊者夾侍以

出千牛將軍夾輅而趨車駕將至侍臣上馬所參知

政事奏請車駕少駐敕侍臣上馬侍中前承旨退稱

曰制可參知政事傳制稱侍臣上馬贊者承傳敕侍

臣上馬諸侍衛之官各督其屬左右翊駕在黃麾內

符寶郎奉入寶前導殿中監後部從導駕官夾侍於

前贊者在侍中參知政事之前侍臣上馬畢參知政

事奏請車駕進發車駕動稱警蹕不鳴鼓吹大駕鹵

簿前導請青城車駕將至青城閣門御史分引陪祠

文武官宮室客使禮直官贊者引行事執事官俱詣

泰禮門外立班再拜奉迎訖退內有已起居者止奏聖躬萬福車駕

及門少駐文武侍臣皆下馬導駕官步導入門車駕

動千牛將軍夾輅而趨至端誠殿前迴輅南向千牛

將軍立於輅右侍中奏請皇帝降輅乘輿有司進輿

於輅後皇帝降輅乘輿入齋殿侍衛如常儀導駕步

導至殿前。皇帝降輿歸殿後閣簾降。宣贊舍人承旨。敕群官各還次。學士院以祝冊授通進司。進御書訖。付尚書禮部。

省牲器

是日午後七刻。去壇三百步。禁行者。未後二刻。郊社令帥其屬掃除壇之上下。司尊彝帥府史及執事者。以祭器入。設於位。凡祭器皆藉以席。籩豆又加巾蓋。太府卿少府監陳玉幣於篚。告潔畢。權徹。未後三刻。禮直官贊者分引大禮使以下。詣東壝門外省牲位立定。光祿卿丞與執事者牽牲就位。禮直官贊揖。贊者引押樂太常卿入。

行樂架

凡亞終獻行事皆禮直官太常博士引大禮使左僕射行事皆禮直官引餘官皆贊者引

次引禮部尚書。升自卯階視滌濯。

凡行事執事官升降皆自卯階內應

奉官并執事應奉人各隨應奉官階升降

次引左僕射申眠滌濯。執事者

皆舉幕曰潔。俱復位。禮直官稍前曰。告潔畢。請省牲。次引禮部尚書侍郎稍前省牲訖。退復位。次引光祿卿出班。循牲一匝。西向躬曰。克。曰。備。次引光祿卿出班。循牲一匝。西向躬曰。臚。俱復位。禮直官稍前曰。省牲畢。請就牲饌位。贊揖訖。引大禮使以下就位立定。禮直官贊揖。所司省饌具畢。禮直官贊省饌畢。揖訖。俱還齋所。光祿卿丞及執事者。以次牽牲詣厨。授太

官令。次引禮部尚書詣厨省鼎鑊視漑濯。協律郎展視樂器。乃還齋所。脯後一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各取毛血實於盤。俱置饌所。遂烹牲。郊社令帥其屬掃除壇之上下。

奠玉幣

其日丑前五刻。行事用丑時七刻諸祀官及陪祠之官各服其服。郊社令帥其屬入設神位席。太史令帥其屬入設神位版。禮部帥其屬奠冊於案。太府卿少府監入陳玉幣。光祿卿入實籩豆簋簠。太官令人實俎。良醞令人實尊。樂正帥工人二舞以次入與執尊罍篚幕。

者各就位次。引分獻官執事官各位於龕陛上下並外向。次御史臺太常寺及閣門宣贊舍人分引陪祠文武官及宗室客使各入就位次。禮直官贊者分引大禮使以下行事執事官就卯階內墻門外揖位立定。禮直官贊揖訖。次引監察御史按視壇之上下。糾察不如儀者降階就位次。引大禮使以下各入就位。

皇帝行事

自青城齋殿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輿以出。撞景鐘。近侍及扈從之官導從至大次外。皇帝降輿入次。景鐘止。簾降。禮儀使樞密院官太常卿閣門官太常博士

禮直官分立於大次外之左右。次引禮部侍郎詣大次前。奏請中嚴。少頃。又奏外辦符寶。郎奉寶陳於宮架之側。隨地之宜。禮儀使當次俛伏跪奏。禮儀使具官臣某言。請皇帝行事。奏訖。俛伏興。還侍立。禮儀使奏禮畢此准簾捲。皇帝服大裘。袞冕以出。侍衛如常儀。禮儀使以下。前導至中壝門外。殿中監跪進大圭。禮儀使奏請執大圭。前導皇帝入自正門。侍衛不應入者止於門外協律郎跪俛伏舉麾興。工鼓祝官架乾安之樂作。皇帝升降之樂至午階版位西向立。偃麾。曼敵樂止。凡樂皆協律郎跪俛伏舉麾興。鼓祝而後。禮儀使以下。分左右侍立。凡行禮皆

禮儀使樞密院官太常卿闕門官太常博士禮直官前導至位則分立於左右禮儀使前奏有司謹具。請行事。宮架作景安之樂。文德之舞。俟樂作三成止。先引左僕射吏部尚書侍郎。并詣昊天上帝神位前立。左僕射吏部尚書俱西向北上。侍郎東向。樂作六成止。郊社令升煙燎。牲首瘞血。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贊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內侍取玉幣於篚。立於尊所。應龍陛上下及壝內諸位大祝取玉幣亦各於尊所又內侍各執盤匱。帨巾以進。宮架樂作。禮儀使奏請皇帝搯大圭盥手。內侍進盤匱沃水。皇帝沃水。又奏請帨手。內侍進巾。皇帝帨手訖。又奏請皇帝執大圭。樂止。

禮儀使前導

皇帝升壇

大禮使從

皇帝升降大禮使皆從左右侍衛量人數升

宮架樂作。至壇下

樂止。升自午階。登歌樂作。至壇上樂止。登歌嘉安之

樂作。殿中監跪進鎮圭。禮儀使奏摺大圭。執鎮圭前

導。皇帝詣昊天上帝神位前北向立。內侍先設纁藉

於地。禮儀使奏請跪奠鎮圭於纁藉。執大圭俛伏興。

又奏請摺大圭跪。內侍加玉于幣。以授吏部尚書。吏

部尚書以授左僕射。左僕射西向跪以進。禮儀使奏

請授玉幣。皇帝受奠訖。吏部侍郎東向跪受以興。進

于昊天上帝神位前。左僕射。吏部尚書。侍郎。俱詣皇

地祇神位前以俟。禮儀使奏請執大圭俛伏興。內侍

取鎮圭授殿中監。內侍又以纁藉詣皇地祇神位前。

先設纁藉於地。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訖。樂止。

禮儀使前導。皇帝詣皇地祇。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神

位前。奠鎮圭玉幣。並如上儀。

皇地祇位作嘉安之樂。太祖皇帝位作廣安之

樂。太宗皇帝位作化安之樂。配位唯不奠玉。皇帝

東向受幣。左僕射北向進幣。吏部侍郎南向受幣。左

僕射。吏部侍郎。權於壇上稍西東向立。吏部尚書降

階復位。禮儀使前導。皇帝還版位。登歌樂作。內侍舉

鎮圭纁藉。以鎮圭授殿中監。以授有司。皇帝降階。樂

止。宮架樂作。至版位西向立。樂止。初皇帝將奠配位之幣。贊者引分獻官。俱詣盥洗位。搯笏盥手。悅手執笏。各由其階升。詣諸從祀神位前。各搯笏跪奠幣。執笏俛伏興。再拜。祝史執事官各助奠訖。退復位。祝史奉毛血槃立於壝門外。由其階升。太祝迎於壇上。俱進于神位前。太祝與執事者退。立於尊所。

進熟

祀日有司陳鼎四於神厨。各在鑊右。太常令帥進饌者詣厨。以已升牛於鑊實於一鼎。肩臂肅肫脰正脊一短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一橫脊一長脅一皆設局幕。祝史對舉陳於饌

幔內。重行西向。以南為上。光祿實邊豆簠簋於饌幔

內。邊實以粉。饗豆實以糝。食簠實以梁。簋實以稷。次引禮部侍郎詣饌所。視

腥熟之節。俟皇帝升奠玉幣訖。復位樂止。引禮部尚

書詣饌所。執邊豆簠簋以入。戶部尚書詣饌所。奉俎

以入。舉鼎。太官令引入正門。官架豐安之樂作。設於

卯階之下。北向西上。奉牲者在東。祝史抽局委於鼎

右。除幕。初鼎序入。有司執已畢。及俎以從。至卯階下。

各設俎於鼎西。七畢加於鼎。太官令以七升牛載於

一俎。肩臂肅在上端。肫脰在下端。脊脅在中。正配位各一俎。鼎先退。祝史進徹

毛血槃以次出。次引禮部尚書搯笏。執邊豆簠簋。戶

部尚書搢笏奉俎以升。執事者各迎於壇上。禮部尚書奉籩豆簠簋詣昊天上帝神位前。北向跪奠訖。執笏俛伏興。有司設籩於粢餌前。豆於飩食前。簠於稻前。簋於黍前。次引戶部尚書奉俎詣昊天上帝神位前。北向跪奠訖。執笏俛伏興。有司設於豆前。次詣皇地祇。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神位前。配位並東向跪奠並如上儀。樂止。俱降復位。太祝取菹搯于醢。祭于豆間。三。又取黍稷肺祭如初。皆藉于茅。各還尊所。次引左僕射吏部侍郎升。詣昊天上帝神位前。左僕射西向。吏部侍郎東向。又引吏部侍郎請皇帝版位前。奉爵北

向立。內侍各執盤匱。帨巾以進。宮架樂作。禮儀使奏請皇帝搢大圭。盥手。內侍進盤匱沃水。皇帝盥手。又奏請帨巾。內侍進巾。皇帝帨手。訖。又奏請皇帝洗爵。吏部侍郎進爵。內侍沃水。皇帝洗爵。又奏請拭爵。內侍進巾。皇帝拭爵。訖。樂止。又奏請執大圭。吏部侍郎受爵。奉爵升自午階。禮儀使奏請執大圭。前導皇帝升壇。宮架樂作。至午階。樂止。升自午階。登歌樂作。至壇上。樂止。登歌禧安之樂作。吏部侍郎奉爵詣昊天上帝酌尊所。西向立。執尊者舉幕。良醞令酌著尊之醴。齊訖。先詣皇地祇尊所。北向立。禮儀使前導皇帝

請昊天上帝神位前北向立。禮儀使奏請搢大圭跪。吏部侍郎以爵授左僕射。左僕射西向跪以進。禮儀使奏請執爵。皇帝執爵祭酒。三祭於茅首奠爵。吏部侍郎以爵復於坫。禮儀使奏請執大圭。俛伏興。又奏請皇帝少立樂止。左僕射吏部侍郎先詣皇地祇神位前西向立。舉冊官搢笏跪。舉祝冊。讀冊官搢笏東向跪。讀冊文訖。奠冊各執笏興。先詣皇地祇神位前東向立。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訖。禮儀使前導皇帝詣皇地祇。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神位前。酌獻並如上儀。皇地祇位作光安之樂。太祖皇帝位作彰安之樂。太宗皇帝位作韶安之樂。配位酌獻前導皇帝東

向受爵左僕射北向進爵吏部侍郎南向受爵復於坫讀冊官南向讀冊文 左僕射以下

俱復位。禮儀使前導皇帝還版位。登歌樂作。降階樂止。宮架樂作。至版位西向立樂止。禮儀使奏請還小次。宮架樂作。將至小次。禮儀使奏請釋大圭。殿中監跪受大圭。皇帝入小次。簾降樂止。文舞退。武舞進。宮架正安之樂作。舞者立定。樂止。

亞終獻

禮直官太常博士引亞獻詣盥洗位北向立。搢笏盥。手悅手執笏。請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爵拭爵以授執事者。執笏升。請昊天上帝酌尊所。西向立。宮架作

正安之樂。武功之舞。執事者以爵授亞獻。亞獻進笏。跪執爵。執尊者舉幕。太官令酌壺尊之盎。齊訖。先詣皇地祇。酌尊所。北向立。亞獻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與詣昊天上帝神位前。北向搢笏跪。執事者以爵授亞獻。亞獻執爵祭酒。三祭于茅苴。奠爵執笏。俛伏興。少退。北向再拜。次詣皇地祇。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神位前。酌獻。並如上儀。樂止。降復位。初亞獻行禮將畢。次禮直官太常博士。引終獻官詣洗。及升壇酌獻。並如亞獻之儀。降復位。初亞獻將升次。分引分獻官。俱詣盥洗位。搢笏盥手。悅手執笏。各由其階升。詣從祀諸神位前。俱搢笏跪執爵。三祭酒奠爵。執笏俛伏興。再拜降復位。

皇帝飲福

皇帝既奠玉幣。有司以牛左臂一骨。及長脅短脅俱二骨。以並載于胙俎。設于壇上。酌尊所。俟終獻既升。獻次。引戶禮部尚書搏黍。太祝太官令升詣飲福位。東向立。奉俎豆及爵酒者。各立於其後。禮儀使奏請詣飲福位。簾捲出次。宮架樂作。殿中監跪進大圭。禮儀使奏請執大圭。前導皇帝詣飲福位。升壇。至午階。樂止。升自午階。登歌樂作。將至位。樂止。登歌禧安之。

樂作。皇帝至飲福位北向立。尚醞奉御執尊詣酌尊所。良醞令酌上尊福酒。合置一尊。尚醞奉御奉尊詣飲福位。殿中監奉爵。尚醞奉御酌福酒。殿中監西向奉以立。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殿中監跪以爵酒進。禮儀使奏請搢大圭。跪受爵。祭酒三祭啐酒奠爵。殿中監跪受爵以興。太祝帥執事者持胙俎進。減神位前正脊二骨。橫脊二骨。加於俎上。內侍受俎以授戶部尚書。西向跪以進。皇帝受俎奠之。戶部尚書乃受以興。權退於壇上稍西東向立。太官令取黍于簋。搏以授太祝。太祝受以豆。東向跪進。皇帝受豆奠之。太祝乃受以興。降復位次。殿中監再跪以爵酒進。

禮儀使奏請再受爵飲福酒奠爵。殿中監受虛爵興。以授尚醞奉御執事者。俱降復位。禮儀使奏請執大圭俛伏興。又奏請再拜。皇帝再拜。樂止。禮儀使前導皇帝還版位。登歌樂作。降階樂止。宮架樂作。至版位西向立。樂止。次引禮部尚書詣神位前徹籩豆。次戶部尚書徹俎。籩豆俎各一俱少。移故處。登歌熙安之。樂作。卒徹樂止。禮部尚書降復位。禮直官曰賜胙。胙行事陪祠官拜贊者承傳曰賜胙。再拜在位官皆再拜送神宮。架景安之樂作一成止。

望燎望瘞

景安之樂畢。禮儀使奏請詣望燎位。前導皇帝詣望

燎位。宮架樂作。至位南向立。樂止。初賜胙。再拜訖。郊社令以黍稷肺祭藉以白茅束之。吏部侍郎帥太祝執篚。進詣神位前取幣。祝冊藉以茅。大明夜明以上執事官。並以俎載牲體黍稷飯爵酒。各由其階降壇南行。詣柴壇自南陞升。以幣祝冊饌物。置於燎柴。諸太祝又以諸位幣帛從燎。禮直官曰。可燎。舉權火東。西各以炬燎半柴。禮儀使奏請詣望瘞位。前導皇帝詣望瘞位。宮架樂作。至位北向立。樂止。吏部侍郎帥太祝執篚取幣。祝冊藉以茅。五官以上執事官。以俎載黍稷飯爵酒。各從其階詣瘞坎。置於坎。祝史以諸位幣帛從瘞。禮直官曰。可瘞。舉權火。奠土半坎。

皇帝還大次

禮儀使奏禮畢。前導皇帝還大次。宮架樂作。出中壝門外。禮儀使奏請釋大圭。殿中監跪受大圭。以授有司。侍衛如常儀。皇帝至大次。樂止。禮部郎中奏解嚴。次引大禮使以下。詣卯階之東。內壝外揖位立。禮直官贊禮畢。揖訖退。次引陪祠文武官。及宗室客使。以次出。將士不得輒離部伍。

端誠殿受賀

皇帝既還大次。奏解嚴訖。皇帝常服乘輿。撞景鐘還。

青城侍衛如常儀。鼓吹振作。至殿前降輦還齋殿。景
鐘止。閣門御史臺分引文武百官宗室。並常服詣殿
前立。班稱賀。閣門附內侍進班齊牌。皇帝常服出升
御座。鳴鞭。禁衛奏聖躬萬福。次舍人揖管軍臣僚等
并行門躬贊再拜。管軍臣僚以下皆再拜。班首奏聖
躬萬福。次舍人引班首出班。俛伏跪致詞訖。俛伏興
退復位。舍人揖躬贊再拜。管軍臣僚以下皆再拜。三
稱萬歲。內侍詣御座前承旨退降階。西向宣荅訖。舍
人贊再拜。管軍臣僚以下皆再拜。三稱萬歲。舍人贊
各祗候。管軍臣僚詣殿下侍立。行門分左右立。次太

史局官詣當殿北向立。舍人揖躬贊再拜。太史局官
再拜。奏聖躬萬福。出班躬身奏祥瑞訖。退復位。舍人
揖躬贊再拜。太史官再拜。贊祗候。太史局官東出。次
舍人揖樞密以下。躬舍人當殿通某官姓名以下起
居稱賀。轉身於班前西向立。舍人贊再拜。樞密以下
皆再拜。搢笏舞蹈。三稱萬歲。又再拜。班首不離位。奏
聖躬萬福。又再拜。舍人引班首出班。俛伏跪致詞訖。
俛伏興。退復位。舍人揖躬贊再拜。樞密以下皆再拜。
搢笏舞蹈。三稱萬歲。又再拜。閣門官當殿北向承旨
退。西向稱有制。樞密以下皆再拜。搢笏舞蹈。三稱萬

歲又再拜。樞密直學士升殿侍立。並升西階知客省事以

下。下殿庭東侍立。餘官分班出。舍人禮直官揖宰臣

以下。躬舍人。當殿通文武百官。宰臣姓名起居稱賀。

三公通某官舍人揖班首以下。橫行北向立。學士待制兩省官將軍仍

舊相向立稱賀。一如上儀。唯典儀再拜。樞密詣御座前承旨退。請折橫東稱有制。宣答。

賀訖。宰臣執政官升殿。東西相向立。宰臣執政官升東階。參知政事

升西階樞密直學士下殿。餘官以次退。皇帝降座。鳴鞭

殿上侍立官以次退。

車駕還內

前期儀鸞司設御幄於大慶殿門外南向。太常設宮

架於行宮南門外稍南。其日端誠殿受賀禮畢。所司

轉仗衛鹵簿於還途。如來儀。文武百官宗室客使先

詣行宮南門外就次。以俟立班奉迎。樂黃合進金輅

於端誠殿門外南向。千牛將軍一員。執長刀立於輅

前。有司進輿於齋殿。導駕官俱詣齋殿奉迎。禮部侍

郎奏請中嚴。少頃。又奏外辦。簾捲。皇帝服通天冠。絳

紗袍。乘輿以出。應導駕官等。並迎駕奏聖躬萬福。內祇

應官贊謝再拜太僕卿出詣金輅所。攝衣而升。正立執轡。皇

帝乘輿降自西階。至金輅所。侍中奏請皇帝降輿升

輅。有司仍具大輦若乘輦即奏云降輿乘輦太僕卿立授綬。千牛將軍馭

駕如來儀。參知政事奏請車駕進發。車駕動稱警蹕。侍衛如儀。至侍臣上馬所。參知政事奏請車駕少駐。敕侍臣上馬。侍中前承旨退。稱曰。制可。參知政事傳制。稱侍臣上馬。贊者承旨傳敕。侍臣上馬。參知政事奏請車駕進發。車駕動稱警蹕。鼓吹及諸軍樂振作。車駕將至行宮南門外。文武百官宗室客使並立班。再拜奉迎。次大內。留守見再拜訖退。車駕至行宮南門外。少駐。文武侍臣皆下馬。步道。千牛將軍立於輅右。車駕動。千牛將軍夾輅而趨。樂正令奏采茨之樂。入門樂止。車駕至御幄前。侍中奏請皇帝降輅乘輿。

若乘輦即奏云降輦乘輿

皇帝降輅乘輿以入。禮部郎中奏解嚴。

通事舍人承旨敕群官各還次。將士各還其所。

景靈宮太

廟儀註各見本門其後南郊行禮並如儀

麗正門肆赦

右前件郊祀儀註自誓戒至車駕還內見國朝會要

獨闕肆赦一條故取中興禮志所述補之然此乃臨安行都所行非京師承平時舊制也

前期儀鸞司帥其屬張設麗正門之內。外又設御座於前楹。當中南向。又設御幄於後閣門。設赦書儀物於御座之東。設制案等於門下東壁。又設鷄竿於御街之東稍北。太常設征鼓一於宮架之西。稍北東向。

刑部大理寺臨安府以囚徒集於仗後。質明文德殿內侍催班閣門引。知閣門官已下。御帶環衛官已下。并主管大內公事行宮使。御營循檢。及諸司祇應武功大夫已下。一班面殿立。次引管軍殿下東壁面西立。閣門進班齊牌。皇帝出宮。行門禁衛等迎駕自奏。聖躬萬福。皇帝坐。知閣門官以下。御帶環衛官已下。主管大內公事行宮使。御營巡檢已下。一班闕班。奏聖躬萬福。次引管軍一班面殿。奏聖躬萬福。訖。並出殿以俟。導駕御史臺閣門太常寺。先引宰臣以下百僚赴麗正門外。分東西相向立。班定。閣門提點引百

僚赴麗正門外東壁立。班定。皇帝自殿上乘輦出。樂人作樂導引至南宮門外。俟皇帝升麗正門。樂止。引樞密使。中書令升門於御座東面西侍立。翰林學士升門於御座西面東侍立。主管大內公事御帶環衛官門上西壁面東侍立。知閣門官已下。管軍行宮使。御營巡檢門下。東壁西面侍立。至御幄降輦歸御幄。簾降。降出赦書。閣門承接繫於僊鶴童子上。門下進中嚴牌。次進外辦牌。並以紅條引升門上。知閣門官跪授禮部侍郎簾前進訖。歸本簾捲大樂正令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乾安之樂作。內侍索扇扇合皇

帝臨軒坐。門下鳴鞭樂作。簾內侍贊扇開樂止。舍人
閣門提點等。分引百僚已下。橫行北向立。兩省官宗
室。遙郡已下。依舊相向立。典儀贊拜。兩拜分。班東西
相向立。門下舍人詣樓前北向立。門上中書令詣御
前承旨。並太常寺祇應臨軒稍東西向立。宣奉敕立。
金鷄舍人應喏。趨至班南。北向。稍南至班東。稱奉敕
立。金鷄宣付所司退歸位。金鷄初立。太常擊鼓。每擊
鼓投一杖。囚集。鼓聲止。初宣立。金鷄卽擊鼓。立。金鷄
訖卽止。更不投杖。門上降赦書。門下閣門承接置案
上。承受二人對捧於稍東。舍人搢笏接捧案立。知閣

門官於案南北向。虛揖直身立。舍人捧案至樓前。班
心。知閣門官北向。虛揖直身立。稱宣付門下省。轉身
稍西。東向立。引參知政事於案南北向。搢笏跪。閣門
提點承受於案上。捧制書授參知政事。權與禮直官
出笏俛伏興。舍人捧案置於近東。歸本班侍立。知閣
門官退歸侍立位。參知政事捧制書。北向俛伏跪。奏
請付外施行。伏興且躬身。門上引中書令詣御前承
旨。訖西向宣曰。制可。門下參知政事直身立。稱宣付
三省退。少西。東向立。引三省班首出班相向立。各俛
伏跪搢笏。參知政事捧制書以授三省。班首受訖。並

出笏伏興。歸位付舍人。舍人搢笏跪接訖。直身立。轉與閣門提點承受。開拆訖。却授舍人。舍人行至班心。近南面西拆方訖。北向立。知閣門官并捧制書舍人於左省班後。詣宣制位。起居郎或起居舍人一員。指摘句讀。候旨讀訖。却歸本班。舍人宣有制。典儀贊拜。百僚已下皆再拜。舍人宣至。咸赦除之。獄吏奏脫枷訖。應喏。三呼萬歲。奏聖躬萬福訖。以罪人過宣制書訖。門上舍人贊樞密使中書令翰林學士曲賀兩拜。門上閣門官不拜。知閣門官并捧赦書。舍人歸侍立位。宣制舍人捧制書於三省班首前東向立。搢笏跪。

以制書授三省班首。三省班首接訖。舍人出笏退歸侍立位。禮直官引刑部尚書於三省班首前東向搢笏。三省班首以制書授刑部尚書。刑部尚書受訖。各出笏。刑部尚書與以制書加於笏上。轉與刑房錄事訖。歸本班。舍人閣門提點等分引百僚已下橫行北向立定。典儀贊拜。百僚已下皆再拜訖。舍人引百僚出班。俛伏跪。致詞訖。伏興歸位立。典儀再拜。百僚已下皆再拜。搢笏舞蹈。三呼萬歲。又再拜。知閣門官於門下面北躬承旨。退稍東西向立。稱有制。典儀贊拜。百僚已下皆再拜。起躬身。知閣門官宣荅訖。歸侍立。

位典儀贊拜。百僚已下皆再拜。搢笏舞蹈。三呼萬歲。又再拜。舍人閣門提點等。分引百僚已下分東西相向並定。門上禮直官引中書令詣御座前奏禮畢。歸位。內侍索扇。扇合。大樂正令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乾安之樂作。簾降。皇帝起還幄。樂止。門下鳴鞭。舍人北向躬承旨。四色官應喏。舍人稱奉敕放仗。百僚已下再拜退。舍人宣勞將士訖退。皇帝乘輦降門作樂。導引至文德殿。至殿上降輦。樂止。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曰。自元豐分南北郊。至政和乃克行之。建炎二年。上祀圓丘。獨祭上帝而

配以太祖。用元豐禮也。紹興十三年。郊祀始設大神大示。及太祖太宗。配位自天地至從祀百神。凡七百七十有一。蓋元祐禮云。

孝宗隆興二年。詔今歲冬至日。當郊見上帝。可令有司除事神儀物。諸軍賞給。依舊制外。其乘輿服御。及中外之費。並從省約。

太常少卿洪适言陛下盛德重華。度越古昔。初講郊禋之禮。宜進胙慈闈。並受帝祉。乞下有司。草具儀註進呈。從之。

禮部太常寺具上儀註。郊祀獻禮畢。皇帝將詣飲

福位次。贊者引光祿卿詣南壝門外幕次易常服。次帥執事者入詣進胙幄內。以所進胙設于腰輿匣內。胙以牛腥體。肩三臂二。臠二。次輦官擊腰輿進行。光祿卿從至端誠殿上。以腰輿隨地之宜置定。輦官權於殿下立。光祿卿以胙授進胙官。進胙官受訖。光祿卿以下先退。次進胙官帥捧擎人擊腰輿入詣齋殿前。以腰輿望德壽宮設定。執事內侍鋪設褥位於其後。以俟皇帝還齋殿。服履袍訖。內侍官前導詣褥位。執事內侍啓匣蓋。內侍官奏請皇帝稍前。躬視訖復位。執事內侍封鎖匣訖。奏

請拜。皇帝再拜訖。掌表內侍以表授進胙官。進胙官受表訖。皇帝還齋殿。次進胙官帥捧擎人擊腰輿以出。至端誠殿上。權置定。輦官升殿捧擎降殿進行。親從官援衛至泰禋門外。進胙官騎從至德壽宮門外。進胙官下馬後從以入。至殿下置定。以表并胙授德壽宮提舉官供進訖。進胙官以下乃退。自後遇郊。並如上儀。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隆興二年。孝宗初行大禮。時湯慶公思退爲左相。上問郊於明堂之費如何。戶部尚書韓仲通曰。郊之費倍於明堂。侍郎

錢靖禮言不過增二十萬。若從祖宗故事。一切從儉。自宜大有減省。上以爲然。乃詔除賞軍事。神外並從省約。其秋金虜入寇。遂用明年正月辛亥朔旦行之。上自宮徂郊。乘玉輅。用鹵簿之半。禮畢乘平輦而歸。乾道三年再郊。始復備五輅。歸用大安輦焉。

光宗紹熙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親郊于園壇。爲值雨。望祭殿行禮。風雨大至。上震懼。始感疾。

寧宗嘉泰三年。秘書省言看詳福州進士張容圖。繳進南郊辨駁冊。內太子庶子之星。以謂皇儲未慶。理

宜加祀。并宋星乃國朝受命之符。興王之地。及感生帝。本朝係火德。尤宜尊崇。乞並特加祀於園丘。容圖所陳數事。實闕國體。辭理可採。乞下禮寺施行。從之。五年。臣僚言伏覩郊禋在卽。陛下祇奉神示。其純誠固有以昭格矣。而躬行盛德。又自足以上當天心。不惟致敬於練日告虔之時也。然臣以爲一人致其精一於上。必百官有司駿奔無射。而不匱於下。斯可以咸助聖德。而潛通於物冥。自然神示降格。而福祿之來下也。周頌有曰。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春秋傳曰。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

以祭。祭者薦其敬也。薦其美也。臣請得而詳陳之。
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
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此祭宗廟
之文也。而周家祀天祭地。奏黃鐘。歌大呂。奏太簇。
歌應鐘。其爲詔告於天地之間。則一也。樂工瞽師。
蓋聲音之所自出。今登歌之樂。列於壇上。造于上
龕。蓋上帝地祇。太祖太宗。並侑之側也。而宮架之
樂。列于午階之下。則百神之所同聽也。夫樂莫向
於和平。以平時群祀言之。絲竹管絃。類有斷闕。未
知今復何以憂擊搏拊鼓吹佾舞之工。蓋數百人。

窶人賤工。安能蠲潔而無請。係名之人。亦與其間。
垢穢擾雜。殆不可辨。此不可不嚴者一也。周人尚
臭。灌用鬱鬯。臭陰達於淵泉。灌於圭璋。用玉氣也。
既灌然後迎牲。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既奠
然後炳蕭合羶薌。此祭宗廟之文也。而大雅所言
印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
時。毛氏曰。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菹醢也。登大羹也。
其求乎神之義。則一也。今自圓壇之上。暨于層龕
之相承。位列甚衆。所謂籩豆簠簋。登鉶尊俎之實。
內惟牲牢。至期宰擊。餘如膾鮑魚鱠。與夫兔鷹麋

蚺之醢麋麋之醢其類甚不一也。皆各司之所豫造也。餌餈醢糝黍稷稻粱之食。芹荀之藟亦不一也。則皆神厨至期之所造也。竊聞豫造者先後遲速或不能指指日分。至有色惡臭惡之慮。而先期呈饌之時。或兩辰浹。無乃大早而所供之物或不可用。如醢醢之屬。覆之瓦甒。無復再察。其可改換者。未見倉卒。而無復可察者。不可得而措手矣。蓋呈饌出於一時頃刻之間。而豫造之司。吏卒習於鹵莽之素。而有司掌之者。不過一巡視之而已。百司徃於文具。至於事神。亦復無忌。以至酒齊之設。

凡有數等。京尹之司。不過委之右選趨走之人。其為醇醢。既不可品嘗。其不中度者甚多也。氣臭之不嚴如此。豈復有馨香之上達也哉。矧又有最甚者。名為供官。殆百餘人。祭之日。凡籩豆簠簋登鉶尊俎之尊俎之屬。滌濯者。此曹也。籩豆簠簋登鉶尊俎之實。鋪設者。亦此曹也。滌濯固已鹵莽。而夜半設實於器。皆其手所敷頓。豈但蕢蓀乾物之類。而醢醢餌醢腥熟酒齊之屬。亦皆出於其手之所置。竊聞此曹係籍奉常。平時所給微甚。籃縷垢穢。殆不可近。而况執事之夕。又復無所止宿。半夜而興。醜面

濯手。皆所不及也。僅有漫漶之服。以蒙其外。而可使之供祭實乎。至若贊引之人。亦百餘輩。進退於神位儀物之間。上焉則切近於至尊。次焉則隨逐於禮官。平時亦皆供官之類耳。以垢汙之人。而蒙之以漫漶之服。是皆不可進退於神位儀物之間者也。此不可不嚴者。二也。昔魯人之祭也。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彊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則爲不敬之大。今圓壇一龕之位。通二龕。二龕至壘埽之內。外爲位者八百。分獻之官。贊禮之人。不能審候壇上疾徐之節。但欲速於竣事。獻

官既多。而禮生率常。抽差六部寺監帥漕之貼吏爲之。既不閑習於禮。而贊引捷給。獻官跪拜俛與酌奠。皆不及於禮端行。無有而并行如奔。其爲怠慢甚矣。此不可不嚴者。三也。夫三說如此。正合汲汲求所以整齊之。臣愚以爲天下之事。一則治。散則偷。又則專。暫則忽。今郊禋大禮。其百司所供之物。所造之物。各有攸司。固不可不分任之也。而提綱總要。當出於一。不然。則禁之徒峻。察之徒苛。而下之便文逃責。終不可得而究也。奉常爲九卿之長。蓋統攝齊一之所自出。况今郊禋大禮實又奉

常之所掌乎。臣前所陳登歌宮架之工。奉常固自有籍矣。其有請者若干人而尚不足用。則未免以無請寄名者足之。今名爲色長者。當考見。絲竹管弦有無斷闕。速行修補。仍必拘集群工。洗沐澣濯。存其衣裝之可者。其有不整之人。責限令其措辦。可也。今雖有澣濯之令。而莫之遵奉也。若其供官贊引之人。垢弊已甚。又非樂工之比。乞從御史臺行下奉常。於一行人點名之外。更加逐一檢察。合用若干人。除其間稍可備數之人。自餘垢弊已甚。必不可責其自辦者。令奉常具申朝廷。行下外祇

備庫。將先來檢計退下漫漶舊弊之物。置造衲衣。一褐一袴。先期發下。奉常見名責領。色長至期。盡去其垢弊之衣。而外襲之以法服。表裏咸潔。可以執事於籩豆簠簋。登鉶尊俎之間。而親近於崇嚴清肅之地矣。若夫一行合干等人。名數猥衆。乞下臨安府。令於便近慈雲等處。闢報居民。灑掃爲備。先期一夕。令執色之人。分就民居止宿。夜半而興。各醮面濯手。整束衣服。以趨祭所。仍周環壇下。約每十數步爲置一盥帨。俾供官禮生等人。必先盥帨而後升壇所。是半夜鋪設。亦乞於分獻官。差劄

內就令分頭躬親同供官逐位鋪設務令極其嚴潔。一一如法。所是神厨。雖已差官監造。亦必奉常。幾察之。仍乞下臨安府。大禮酒庫。專差文官監造。而豫造之厨。從所司亟撥人員。徑過奉常躬親監造。可也。雖然。今奉常之官。朝廷分遣。專一周旋。檢察。如升歌。宮架之工。豫造近造之厨。府屬所造之。齊供。官贊引之役。察之必周。令之必嚴。皆歸於奉常。而不至於散漫。苟且而無及於事也。彼分獻贊引之人。必令詳緩如禮。亦從御史臺行下約束。夫以郊禋大禮。竊聞鉅費至數百萬。而四方之犒費。

不與焉。皆非切於事神也。而聲音氣臭之用。莫嚴於圓壇一處耳。若夫先二日之朝獻。先一日之朝饗。其聲音氣臭之用。則同出乎此也。臣前所陳弊害。非一。此而不嚴。則鉅費數百萬。皆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臣觀士庶之家。或延緇黃設禱祠。主人齋戒於家。而僮僕莫不知懼於下。庖厨者屏氣不息。守護者呵禁甚虔。仰惟萬乘之尊。郊禋大禮。赫臨在下。陛下嚴恭寅畏。無一息之少間。而又臨之以五使之重。兢兢謹飭。而百官有司。顧循習舊弊。不能凜然。土承九重之意。其可不亟正之以

對越天地祖宗之威靈從之

太祖在位十七年。南郊四日。乾德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開寶元年十一月二日。

十四日。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九年四月三日。

太宗在位二十二年。南郊五日。太平興國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六年十一月十七日。至道二年正月十日。雍熙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淳化四年正月二日。

真宗在位二十五年。南郊五日。咸平二年十一月十日。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景德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天禧元年正月十一日。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東郊一。大中祥符七年。二月十六日。

仁宗在位四十一年。南郊九日。天聖二年十一月十三日。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八年十一月十九日。景祐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寶元元年十一月十八日。慶曆元年十一月十四日。

二十日。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十八日。皇祐五年十一月四日。

英宗在位四年。南郊二日。治平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神宗在位十八年。南郊四日。熙寧元年十一月十八日。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元豐六年十一月五日。

哲宗在位十五年。南郊二日。元祐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元符元年十一月二十日。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大觀四年十一月三日。崇寧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政和三年十一月六日。六年十一月十日。宣和元年十一月十三日。四年十一月十五日。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高宗在位三十六年。南郊七日。建炎二年十一月二十日。紹興十年十一月八日。十六年十一月十日。十九年十一月十四日。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文獻通考

卷七十二

三十九

月十九日 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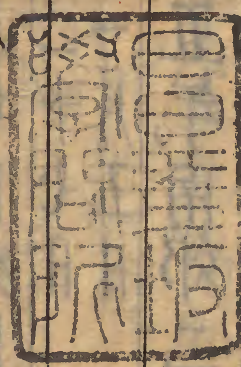
孝宗在位二十八年。南郊六乾道元年正月一日九

年十一月九日 淳熙三年十一月十二日

光宗在位五年。南郊一紹熙二年十一月二十七

寧宗在位三年。南郊三慶元三年十一月五日

嘉定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嘉泰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申宗立立十八日

英宗在位四年。南郊二一月十六日

十八日 皇祐五年十一月四日 二十日 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七年十一月二

